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ī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3 年
2011 年 11 月 8 日

正法之光

第 **17**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於中台灣深植菩提種子—國慶台中精舍三日宣法，為聽法者作解脫因緣！

法的延續乃依靠著一代代智見不凡的出家僧眾，
前仆後繼投身 世尊法教的追尋，並努力保存經教與律法的原貌，
讓後世佛弟子仍有脈絡可循，感謝三寶的光明以及在家護法的支持。

 原始佛教會 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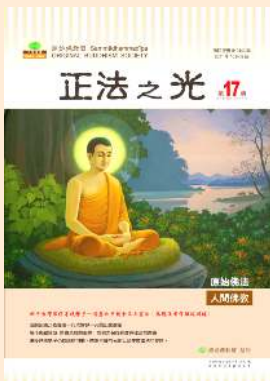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68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廣傳法教 利澤世間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第 17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 (烏帕沙瑪比丘)
Ven. Bhikku Vipassana
發行：原始佛教教團
發行人：Ven. Bhikku Aticca

隨佛而行	華人南傳佛教學人應有的省思 (一、省思華人佛教的形勢及需要) .	4
古老經說	緣生則無常、苦、非我我所	9
	古老經說白話摘要與讀後感言	10
佛史溯源	部派分裂與論義的傳出 (一、佛教部派分裂的始末)	11
法義要旨	七覺分與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26
正法新聞	美國、馬來西亞、台灣聯合報導	29
特別報導	台中 三日禪宣法紀實	34
活動報導	伸展雙手 送愛到緬甸	39
	新澤西州「一元濟助緬甸孤兒」活動隨筆	40
	紐約 Manhattan Chinatown 首次「一元濟苦」募款側記	42
活動感言	Kindness 善心	43
活動報導	麻省 十月份一日禪	45
原始道場	檳城中道禪林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紀實	46
	檳城第四屆八戒淨修營紀實	48
	自利利他 邁向菩提道	49
弘法側記	民有里社區宣法花絮	50
法友感言	真實之道 傳給眾生	52
	中道禪林 聞法心得	55
	原始 真實 事實 現實	56
五陰世間	十大破功預言	57

本期內容摘要

僧團駐錫台灣期間，舉辦社區宣法、都會二日禪、中道十日禪等宣法禪修活動，並於移駐馬來西亞之前的十一月五日，直下高雄於法界衛星電視台旁的十方基金會，進行一日宣法，請讀友參閱【弘法側記】與【正法新聞】台灣教區的活動報導。而馬來西亞教區與美國教區的法友，也在駐錫法師的引領下，從事自利利他的禪修、供僧、讀經、募款、撫孤、濟貧等正行，請看各地的書記組【正法新聞】的報導。

本期我們以國慶假期間，隨佛尊者南下台中精舍，進行連續三日的宣法作為【特別報導】的內容，法壁師姐在宣法紀實中一一呈現 隨佛尊者當日宣法的重點概要，而 隨佛尊者在美國推展的「一元濟苦」活動，如今已經是紐約、紐澤西法友的例行活動，不但成果斐然，【一元濟苦活動報導】中的心得、側記與感想，必將成為他日的共同回憶。

馬來西亞的法友們最是積極實踐 佛陀教法，【原始道場】中雨安居的供僧、八屆淨修營的紀實與心得，在在記載著這群佛子們如法守律的劍及履及。

華人南傳佛教學人應有的省思

（一）省思華人佛教的形勢及需要

中道僧團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2011

1. 華人的文化及宗教態度

華人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發展，信仰的多元化，一向是華人社會的常態。自古以來，華人社會一直不曾形成單一宗教信仰，不論是儒家、道家及佛家思想，或是耶教、回教及各種民俗信仰，都在華人社群當中得到接納及信仰。從華人的歷史發展來看，殷商、西周時代信仰的是天地及祖靈，東周（前春秋、後戰國）時代開啟了諸子百家思想爭鳴的「大啟蒙」時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思想，即出自此一時期。東周以後的秦王朝信行法家，而繼起的漢朝則是「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往後的歷代王朝皆以儒家思想作為立朝的基礎與御化民眾的依據。歷代帝朝「重用儒家」的原因，應當是儒家政治思想主張是以「血緣氏族」為基礎，建立「血緣倫理為中心的國家體制」，這種家族式的國家制度主張，當然會獲得封建帝王的欣賞及信賴。

封建帝王御世化民的重點，不免是落在「輔君治世，萬代不移」的大用上，這一封建帝王的需要及心態，也就形塑出「百家思想，利吾為用」的態度了。在此之下，歷代君王對於百家思想及各種宗教信仰，大多是不會有忠誠的信仰，有的也只是「利吾」的原則及「取用」的態度而已！簡單的說，看情況、看需要的「取用」有利於自己的學說及信仰。長久以來，上行下效的結果，華人社會就形成了儒家思想為本，兼雜以多元學說、信仰的華人宗教社會。但是在信仰的態度上，還是離不開看情況、看需要的「取用」心態，而難以真誠不移的服膺某個學說及信仰，並且據之以「改變」個人原有的需要及心態為主。當然，真誠信仰者也還是有的，只是少數罷了。

印度佛教流傳到漢地以後，雖然逐漸普及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但是華人的佛教信仰形態，依然受到華人「取用」的信仰心態所左右，所以經過長久的發展後，也就不免傾向「服務俗世的需求」而日趨於「流俗」了。因此，華人宗教經過長達二千年多年的發展，多數華人對於宗教的態度，主要還是「看需要的取用」及「無事不登三寶殿」，真正的信從、奉守宗教教法與規範的人，畢竟不是多數，而宗教師在華人社會的認同度上，也不如其他民族。

2. 華人佛教的發展限制及新趨勢

傳入漢地的印度佛教，事實上不是只有公元前一世紀才傳出的「（大乘）菩薩道」而已，也還有印度系部派佛教各學派的傳誦（不包括錫蘭島的分別說系銅鑊部的傳誦）。自六、七世紀以後，傳入漢地的佛教學派中，相較於理想化、神化，事事講求方便、律持簡要，學理重在度眾、教義簡約的「（大乘）菩薩道」來說，印大陸系部派佛教的特質，因為較為理性、神化色彩淡薄，重視出世修證及律戒規範的持守，論說義理傾向龐雜繁瑣，不僅難以適應強調「血緣倫理」、宣揚「大同」理想的儒家文化，也不能契合形上玄秘、神化的道家及道教信仰，更不合「擅取菁要而用」的華人文化，而逐漸的被淘汰於華夏文化圈以外。對於華人來說，印度傳來的「（大乘）菩薩道」，已經成為華人佛教信仰的傳統及當然選擇，起源早於「（大乘）菩薩道」的部派佛教，可說是毫不受到華人的「考慮」。

然而，華人「（大乘）菩薩道」的發展，到了清末民初時期，因為內部教說及學派的分歧、對立，還

有趨於「流俗」發展的關係，已是近乎奄奄一息。這一佛教存續的危機，激發及促成了華人佛教內部的「自救機制」，才有了二十世紀初期的「華夏佛教改革思潮」。正是這一「佛教改革思潮」的影響，才促成了近代華人佛教的復興運動，使得 1950 年以後的臺灣佛教，在質與量上都有相當大的提昇與進步，更成為二十世紀華人佛教世界的希望及典範。

1950 年以後的臺灣佛教，在質、量的改革及發展上，都有相當可觀的進步，主要可分為三大方向：

一、承續傳統：二次大戰後的臺灣佛教，先革除日本殖民時代遺留的家庭式佛教，再承接隋、唐以來老莊化的漢傳佛教，也同時延續了明代以來偏向「會通儒、佛思想」的「儒化佛教」。

二、改革舊弊：延續民初中國太虛法師改革佛教積弊的路線，印順老法師依據印度初期「（大乘）菩薩道（般若、中觀）」的教理思惟，汲取初期佛教之「佛出人間」的理性、樸實精神，針對唐朝以來的「老莊佛教」、「經懺佛教」，宋、明以後的「隱遁佛教」，明、清以來的「儒化佛教」、「子孫傳承」，著書立說的推行改革的思潮。許多臺灣青壯年佛教學人，承受此一改革的思潮，又兼及西方現代組織制度的思惟，即促成了當代臺灣佛教的面貌。

三、回歸佛陀之道：許多受到印順老法師改革思惟影響的學人，藉由東、西方現代學術考證為基礎，更進一步的致力於印度初期佛教經律史獻及文物考證，釐清佛教部派學說發展始末及偏正，度越部派學說分歧、對立的迷惑及困境，走出印度部派佛教及「（大乘）菩薩道」的侷限，回歸 釋迦佛陀教法的原說（原始佛教），開展出「真實的佛法」、「佛陀的佛教」。

3. 華人原始佛教的開展因緣

在回歸 釋迦佛陀教法原說（原始佛教）的探究上，公元 1970 年印順老法師寫出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式揭開了華夏佛教圈探究「原始佛教」的

新頁。公元 1983 年印順老法師再編寫成《雜阿含經論會編》，更是為華夏佛徒確立了「探究原始佛法」的真正入處。此後的三十年間，臺灣的華夏佛教菁英，逐漸將目光轉移到「原始佛教」的探究及學習，這也就是初期佛教經律史獻的考證與比較研究，特別是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雜阿含》（正確名稱應是《相應阿含》）與優波離系南傳巴利《相應部》的對照探研。如印順法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a1~p.a2）提到：

「近代佛教開展聲中，有「巴利聖典為佛教原始聖典說」興起。這雖只是基於傳說的，代表赤銅鑼部 Tāmraśāṭīya 的主觀願望，然對其他部派，大乘佛教，都可能引起誤解。這一傳說，現在雖早已不為學界所接受，但以近代的佛教研究，特別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的研究，受西方學者的影響，重視巴利語 Pāli，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語。這對於華文翻譯的經律，自然的不予重視……我以為：佛教聖典成立的實際情形，應有合理的正確認識。惟有能理解聖典集成的實際情形，才能理解巴利聖典及與之相當的華文聖典的真正意義。……華文聖典——代表不同部派的經律，比之巴利聖典（屬於一派）的單一性，應有更多的比較價值。所以從種種華文經律與巴利聖典的比較，以窺見其次第發展的過程。經律是結集所成的。結集是等誦，是共同審定，是有部類與次第組織的。所以結集的研究，著重於部類的、組織的研究；從延續的、開展的過程中，理解經律部類的逐漸完成。結集有原始的（第一）結集，再（第二）結集，公認的結集與公認的聖典，是相關的、同時的。佛教還有不斷的（第三，第四等）結集，不是佛教界所公認的，也與部派間獨有的部類相關。結集是這樣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進行，聖典部類的集成，也當然有其先後。」

這一探尋「原始佛教」的風潮，讓原本信仰、修學「（大乘）菩薩道」的華夏佛教圈，激起迴盪不已的浪潮，更引領諸多「（大乘）菩薩道」的菁英與知

青，用更寬闊的視野與求實的態度，省思華人佛教的道路。自此以後，探研漢譯『阿含聖典』與南傳『巴利聖典』，即成為臺灣佛教的「顯學」，探究「原始佛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此後，到南傳佛教諸國學習佛法，乃至出家、禪修，也日漸的盛行起來，進而逐漸的形成南傳佛教圈及南傳僧團。

4. 華人南傳佛教學人的挫敗及轉變

探究「原始佛教」需要對初期佛教經律史獻加以考證與比較研究，特別是漢譯『阿含聖典』與南傳『巴利聖典』的對照、整理，不僅需要相當深厚的漢學、佛學根底，英文及巴利的學習也少不了，更要具備過人的耐心、毅力及身心精力，還要能夠面對歷經多年研究才能有所成果的現實。基於絕大多數的探究者，多是無法具足這些條件，或是無法長期、深入與持續的進行枯燥又極耗精力的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此一探究工作可說是「吃力不討好」，因為在「（大乘）菩薩道」為主流的華人佛教圈，這種「探尋佛陀原說」的研究，會被絕大多數的華人佛徒視為「異說」與「威脅」，不僅沒有讚賞，也少有支持，更會招來排斥、詆毀與傷害。例如：公元 1997 年台灣的弘印法師、大願法師、（故）明法法師等人，曾在慈蓮寺舉辦過「原始佛教學院」，但是為時不久即解散了。如是在外在困境及內在學力不足的情況下，經由漢譯與巴利傳誦的對照，確證「原始佛教」的研究熱潮，也就逐漸的冷淡下來了。

反之，相較於「原始佛教」來說，雖然南傳佛教只是部派佛教當中，出自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錫蘭銅鑊部的傳承，是印度與錫蘭部派佛教（約十八部派，或二十一派）當中的一派，並不是真正的「原始佛教」。但是因為南傳佛教已經有現成的教團傳承體制，又有既成的師承體系可以作為修學的依靠，遂成為諸多無力探究「原始佛教」的學人僅有的選擇，也是面對「（大乘）菩薩道」的排擠下，孤寂心靈的唯一依靠及信仰。

目前中國大陸、臺灣的南傳佛教學人，多數原來是為了探覓、學習「原始佛教」，才會在漢譯典籍的研究以外，學習南傳銅鑊部佛教的教法。簡單的說，華人南傳佛教學人原本就不是「南傳學人」，而是為了追尋「原始佛教」，才會學習南傳銅鑊部的教法。當中多數的學人，後來卻轉變為純粹南傳佛教的信從者，不再致力於「佛陀教法原說」的探尋了。轉變方向的原因，應當是這些學人無法面對探覓「原始佛教」的困難及挫敗，轉而尋求南傳佛教既有的師承體系作為信仰及依靠。此外，因為南傳銅鑊部佛教的教法當中，含融了許多早期菩薩道的教說及信仰元素，這些出自部派佛教的「新教義」，正是促成「（大乘）菩薩道」形成的先驅教說，所以南傳佛教獲得許多「（大乘）菩薩道」學人的接受及欣賞。在此之下，南傳佛教的學習及推動，比起原始佛教的探究來說，不僅更為容易，也更有被「（大乘）菩薩道」接納的成就感與肯定感，也較容易獲得護持的資源。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些原是追尋「原始佛教」的「南傳學人」，因無力探尋而轉變方向後，可能是為了維護自尊及信心，又進一步的「合理化」自身的轉變及選擇，甚至對「原始佛教」的追尋者，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或是拒斥、詆毀、攻訐的對待。然而，依然有許多「原始佛教」的探尋者，堅定的循著既定的方向、目標，契而不捨的前進，直到親見「佛陀教法原說」為止。

5. 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困境

相較於華人為主的中國大陸及臺灣社會來說，馬來西亞的華人佛教就完全不同了。近三十多年來，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因為華文教育過去曾經受到忽視，遂造就了一世代「只知英文，不知華文」的華人社群。這一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知識菁英，因為無法讀、寫華文，自然脫節於華人歷史、文化及傳統宗教信仰之外，所以在宗教信仰的學習及選擇上，不免偏向源於西方的耶教，或是較有英文傳教面向的南傳佛

教。因此，馬來西亞的華人宗教社群中，才能發展出一個世代的南傳佛教知識菁英。

然而，這一世代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知識菁英，不論是華人或是南傳佛教諸國的法師，因為只能解讀英語而不解華文，學習佛法也是從較有英文佛教資料的錫蘭或其他南傳佛教國家獲得，所以對於佛法的了解，只能侷限在錫蘭島分別說系銅鑼部的教說範圍，根本無法從漢譯藏經中，探知、了解及學習到印度其他佛教學派的傳誦內容。因此，對於「原始佛教」的探究及學習，也就是關於印度初期佛教經律史獻的考證與比較研究，特別是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雜阿含》（正確名稱應是《相應阿含》）與優波離系南傳巴利《相應部》的對照探研，對於「不懂華文」或「華文不佳」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知識菁英，或是南傳佛教諸國（錫蘭、緬甸、泰國）的佛教學人而言，是難以解知與無法參與的一件事。如此可知，多數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知識菁英，面對漢譯『阿含聖典』與南傳『巴利聖典』的對照研究，是有著相當的無力及無奈了。

例如：馬來西亞某位知名的南傳佛教長老（華人），原本誤以為漢譯『阿含聖典』，是唐朝玄奘前往印度取經時，回程時掉落零散，所以從『巴利聖典』中抄寫填補缺漏的部份，主張漢譯『阿含聖典』是雜而不全、不正（註：因為原始佛教會在馬來西亞宣法的影響，這位法師的認知最近有些許的改變了，但還是相當的排斥原始佛教會的活動）。可想而知，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學人，對於華人的歷史文化及佛教傳誦，存在著相當大的隔閡與不解了。在此之下，馬來西亞的南傳佛教圈，因為對探尋「原始佛教」有著難以解知的困境，在無力感、挫敗感及缺乏安全感之下，同樣為了維護自尊及信心，強烈的「合理化」自身的處境及學習內容，也是對「原始佛教」的學習者、宣揚者，輕慢及拒斥、詆毀、攻訐的對待。

馬來西亞的南傳佛教發展，目前可見有著三個困

境：

一、大勢改變：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的形成，不是因為南傳佛教諸國的長老、法師了解華人文化及宗教信仰，能夠以華語、華文向華人宣法，而是依賴過去華文教育曾被邊緣化的緣故，才能造就一世代只能解知英文的華人南傳佛教學人。但是此一世紀，華人在世界已重新取得重要的影響地位，學習華文逐漸成為普世重視的事，馬來西亞新一代的年輕學子多能讀、寫華文，能講華語，並且中國大陸及臺灣的「（大乘）菩薩道」學人，絡繹不絕的前往宣教，大大提昇了馬來西亞「（大乘）菩薩道」的程度及普及度，南傳佛教已不再是馬來西亞年輕華人學子的「唯一選擇」了。

二、印順學說的流傳：印順老法師的學說思想，大大的提昇了隋唐以來老莊化的漢傳佛教水平，這一改革思潮對於華人佛教世界的影響，是有目共睹。印順學說的學人，正積極向華人世界廣為推展「印順學說」，也以「印順學派」作為一致對外的立場表徵。印順老法師對於漢傳佛教的弊病，是有相當程度上的了解及改革，這對馬來西亞的華人漢傳佛教勢必會起了相當的作用，並且印順老法師對南傳銅鑼部佛教的學說缺陷及矛盾，也有相當程度的明白及掌握，這是研究過「印順學說」的學人皆「心知肚明」的事實。印順學說流傳於馬來西亞，必然會造成馬來西亞南傳佛教發展及存續的阻礙，但遺憾的是，現有「不解華文」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菁英，卻是「無知無覺」。

三、信士主導的制度：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是典型的「移民社會」，而宗教發展的形態，也是受到「移民社會」的限制。怎麼說呢？通常由「移民」而形成的社會形態，都是先由一群「開疆闢土」的先行者組成，而這一群先行者通常是以「在故鄉難以發展的中、下階層民眾」為主流。因此，前往異鄉開展新生活的「先行者」，通常要在異鄉經過一段相當困厄及辛苦歲月的努力後，才能有所成就。此時，重視血緣

氏族及祖靈信仰的華人移民，才能會聚鄉親（同鄉會）的力量，建立宗祠，也只有能夠安居於異鄉以後，才能在異鄉重建故鄉的宗教信仰。在這「移民社會」的形態下，馬來西亞的佛教會社及道場，都是先由俗世的民眾發起、組成及建設，接著再由發起的俗世信士組成的「委員會」，主導、決定一切的宗教事務，當然包括「聘請宗教僧侶、推展宗教事務，還有人事任免及財務」在內。佛教團體制度中，重要的除了「法務主導權」以外，真正具決定性的是「財務主導權」。因為漢傳菩薩道的宗教師，實質上多是有持受金錢，不像南傳佛教僧伽要依「淨人」處理，所以漢傳寺院的主導權，有的還是以法師為主。因此，絕大多數的馬來西亞南傳佛教道場，在制度上來說，佛教僧侶只是「被聘請」的「導師」，而不一定是實際的「教化導師」，除了要看信士們對法師的敬信程度以外，一切還是要看這一群俗世信士的認知水平、心態及需要而決定。在此之下，宗教事務的推展，宗教師的專業意見還是必需要得到俗世信士的同意，推展的法務也不一定就是「如法如律」；又不同的佛教團體，是分別由不同的「俗世信士」主導、決定，「俗世信士」的觀點、需要的差異，就會造成佛教團體各自為政、難以團結。

馬來西亞南傳佛教僧伽在表面上是受尊敬的「導師」，在許多現實上卻是「人在矮簷下，何能不低頭」，許多當說、當作的事，也不一定能說、能作，或許這就是馬來西亞南傳佛教僧伽「錯綜複雜」的心態吧！此一制度的後果是「法教程度難有飛躍性的提昇，發展困境不易有重大的突破」。南傳佛教僧伽的主導性不足，「俗世信士」不大團結，各有盤算、力量不能集中，甚至有些是自視高、排他性強，常為了師承、學派的差異而相互輕視、排擠，又不能夠吸收華人文化的長處，未來的發展恐怕要多多加強了。

6. 對華人的南傳佛教學人的呼籲

在此，真誠的呼籲華人的南傳佛教學人：我們都

是出自於華人的文化世界，也都是在華人佛教的歷史問題及困境當中，省思華人佛教及信仰的出路。在此一時代，我們不僅是站在歷史的交匯點，也立於改變方向的轉折處，不論是「原始佛教」或「南傳佛教」的學人，今天作出的選擇及作法，既影響了自己，也深深的影響了華人佛教朝向「回歸佛陀之道」的發展，影響著現世及後世廣大的苦難眾生，我們終究要為自己的選擇及行為負責。

南傳佛教是源自錫蘭銅鑼部（大寺派）的傳承，雖然傳誦有其價值與意義，但是畢竟無法依其傳誦作為「佛陀教法」的代表，這是佛教及文化學術界都公認的事實。探尋「佛陀的原說（原始佛教）」確有著相當的困難，但不能因為困難就否定探尋的必要及可貴，更不能為了維護個人及學派的自尊、聲望及護法資源，自我「合理化」確實有所疑議的選擇及學習，或是以輕慢、拒斥、詆毀、攻訐來對待「原始佛教」的學人。請回想二十多年前，大家一起推動初期佛教的學習，向傳統「（大乘）菩薩道」學人推介『卡拉瑪經 Kalama Sutta』時，是何等的心懷及感觸。更想一想，當年真誠為法，不受傳統說法及宗教利益的局限，清明及勇健的心志，於今安在？

此一時代的華人佛弟子，有機會、也有能力，藉由漢譯藏經及南傳巴利藏經當中的文獻資料，從事印度初期佛教經律史獻的考證與比較研究，特別是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雜阿含》（正確名稱應是《相應阿含》）與優波離系南傳巴利《相應部》的對照探研，重現「釋迦佛陀的原說」，讓華人的佛教煥發出燦爛無比的光輝，成為世間可貴的佛教傳承。

請華人南傳佛教學人，能以「佛陀教法」為念，以「苦難眾生」為念。如果無力或無心探尋「真實的佛法」，也請隨喜、歡喜「原始佛教」學人的努力，畢竟「原始佛教」及「南傳佛教」學人，都是仰歸「四聖諦」的佛陀弟子，而「原始佛教」的顯現，不僅是顯耀 佛陀的光明，也是全體佛教僧團的成就。

緣生則無常、苦、非我我所

節錄自 隨佛法師之《相應菩提道次第》
第四章 「老病死」之緣由與滅盡 第二節 明、無明
第二品 如實知集、味、患、離之次第
第三目 如實知五蘊「患」緣生者，無常、苦

1-4-2-2.3.3 五蘊為因緣生，緣生則無常、苦、非我我所

1.SĀ11 大正藏《雜阿含》11經；SN22.18《相應部》蘊相應 18-20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有常？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識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識，云何有常？如是諸比丘！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苦者則非我，非我者則非我所。聖弟子如是觀者，厭於色，厭於受、想、行、識。厭者不樂，不樂則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台灣 編輯組

SĀ11 大正藏《雜阿含》11經

我曾經親耳聽 佛陀這麼說的：有段時間，佛陀住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

此時，佛陀對在場多位比丘開示：「色不是恆常的！若是在因、緣中而呈現各種色，那因、緣也不是恆常的；不是恆常的因、不是恆常的緣所產生的色，如何能說是恆常的呢？同樣的，受…？想…？行…？識不是恆常的！若是在因、緣中而呈現各種識，那因、緣也不是恆常的；不是恆常的因、不是恆常的緣所產生的識，如何能說是恆常的呢？

如此，各位比丘！色不是恆常的；受、想、

行、識不是恆常的，非恆常的則會導致苦，會導致苦的則是沒有自我的，沒有自我的則不能被擁有。聖弟子如此觀察，對於色能厭離，對於受、想、行、識能厭離，厭離就不會喜樂，不會喜樂就能夠解脫繫縛，解脫繫縛後而有知見：『我的生死已經結束，清淨的行為已經確立，該做的都已經完成，自己認知到不再有後世的有身（*註）。』

此時，在場多位比丘聽聞 佛陀的解說後，恭敬歡喜的依法修行。

* 註：大正藏《雜阿含》71經；《相應部》蘊相應105經，S22.105

云何有身？謂五受陰。云何為五？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是名有身。

古老經說 讀後感言

台灣 法源

SA11 大正藏《雜阿含》11 經讀後感言

通常在經歷美好的經驗或長期以來的習慣時，內心會希望這些經歷或生活模式，可以維持長長久久，不要改變。就算理智上知道，這一切都會改變，美好的經驗終將過去，但是內心的情感，卻期待這一切的美好，能夠繼續維持。就算不能維持，也希望能再經驗一次。

這些「再來一次」的期待與想法，驅使著身心感官不斷地辛勞追逐著所對應的環境，以維持經驗能重現的因緣。若類似的經驗能呈現，會加深對這經驗重現的情感需求，同時也造成辛勞的過程繼續下去。但若身心歷經不斷的辛勞追逐，卻無法重現希望出現的經驗時，內心的失落和沮喪，不是他人能夠體會的。

這緣生的五受陰世間，是在影響中不斷改變的現實。在不斷追逐相似經歷的過程中，不論相似經驗再現與否，痛苦辛勞的身心經驗，卻是無可避免的現實。

長期經驗這些身心體驗後，能夠認知到，似乎人生的這些經驗，是無法被控制，根本不能主宰，連避免痛苦的基本需求，都無法如願。只能依著觀察出痛苦維持的原因，並且去除掉這些痛苦維持的原因後，才能遠離痛苦。這些身心經驗不能被控制，所以更談不上擁有。

世尊深刻體會世間是因緣生的現實，明白緣生的現實不可能維持常態，而為了維持習以為常的經驗所做的追逐過程，只會有苦的經驗。明白和體會苦的經驗後，進一步認知五受陰身心是不能主宰掌握，也不可能被擁有的。於是，世尊教導大家，看清緣生事實後，遠離期待與追逐相似經驗的重現，則能終止因追逐而產生的辛勞與痛苦，從痛苦中解脫。

看了世尊的指導後，明白現在用功的方向，就是看看對現實的認知是不是搞錯什麼，才讓自己還不斷地在追逐的過程中經歷痛苦和辛勞。這個離苦的功課，只有對自己的身心用功才能徹底解決，沒有別人能幫忙。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Taiwan

Sammādharmadīpa 號誌正覺後2443年 2011年12月23日

法眼清淨

回歸 佛陀之道

主持禪師：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隨佛尊者（烏帕沙瑪比丘）為中道僧團及台灣、美國、馬來西亞之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之導師，學法近四十年，深究部派佛教傳誦之經法與教史，已完成「第一次結集」集成之教法及修證次第的整編，還原 佛陀原說教法與禪法的真實面貌。

原始佛教 正法研習課程(第四期)

課程內容：1. 真實法的再現

2. 一乘菩提道

3. 因緣法的古老原說

4. 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及三藐三菩提的修證法

2012年1/17 ~ 2/21 (每週二 7:30pm ~ 9:30pm)

◎費用：免費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西元2012年1月14日止（請預先報名，為不得已，現場報名亦可。）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2505

◎上課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0巷15號4F 禮堂(與松青超市同棟)(設公用汽機車地下停車場)

◎捷運：中山區中站(文澤微)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主辦單位：中道僧團 Sammādharmadīpa Sambodhi Saṅgha

協辦團體：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臺灣中道禪林

部派分裂與論義的傳出

一、佛教部派分裂的始末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 2010

一、部派分裂的始末

1. 「五惡見事」的紛爭

自佛滅當年（387 B.C.），大迦葉號召「第一次結集」以後，經歷百年至佛滅百年的「第二次結集」時，佛教僧團發展為傳承經法為主的阿難系僧團，還有傳承律戒為主的優波離系僧團。阿難系僧團以阿難弟子商那和修 Śāṇakavāsi 及其弟子優波鞠多 Upagupta 領導，傳化於北方摩偷羅 Mathurā 一帶的僧團為主；優波離系僧團則分為由優波離弟子陀娑婆羅領導，傳化於東方毘舍離 Vaiśālī 的僧團，以及由優波離弟子馱索迦 Dāsaka（馱寫拘）領導，傳化於西方優禪尼 Ujjeni（或 Ujjayini）一帶的僧團。這三大僧團發展所在的地域、部族及使用的語言，彼此都不相同，如是兩大師承、三大僧團，共承 佛陀的教法與律戒。

佛滅後約 116 年（271 B.C.），時為孔雀王朝阿育王 Aśoka 在位的時代，當時孔雀王朝首府華氏城 Pāṭaliputra 是中印首要的都城，而阿育王又極力的護

持佛法，在華氏城建了一座皇家寺院（雞園寺）供養十方的僧眾。當時聚居華氏城的僧眾，包含了當時佛教三大僧團的僧眾，即北方摩偷羅及迦濕彌羅的阿難系僧團僧眾，東方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及西南方優波離系優禪尼、阿槃提僧團等地的僧眾。

因為出自優波離師承傳化於毘舍離地區的僧團中，有名為大天 Mahādeva 提倡「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以異於傳統經法的「五惡見事」，貶謫阿羅漢為有漏、不圓滿，造成僧團的論爭與對抗。當時傳化於摩偷羅的阿難系僧團為了維護古來的經說正統，起而抗拒大天的「五惡見事」，形成阿難系僧團與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對抗局面。然而，當時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偏袒、支持大天的毘舍離僧團，排拒維護正說的阿難系僧團，使得阿難系僧團屈於劣勢。見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¹：

「大天於後集先所說五惡見事，而作頌言：『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

真佛教』。於後漸次雞園寺中，上座苾芻多皆滅歿。十五日夜布灑他（步薩）時，次當大天昇座說戒，彼便自誦所造伽他（五事偈）。爾時眾中，有學、無學、多聞、持戒、修靜慮者，聞彼所說無不驚訝：咄哉！愚人寧作是說。此於三藏曾所未聞，咸即對之翻彼頌曰：『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汝言非佛教』。於是竟夜鬥爭紛然，乃至終朝朋黨轉盛，城中士庶乃至大臣，相次來和皆不能息。

（阿育）王聞自出詣僧伽藍，於是兩朋各執己誦，時王聞已亦自生疑。尋白大天：「孰非？誰是？我等今者當寄何朋？」大天白王：「戒經中說，若欲滅爭，依多人語。」王遂令僧兩朋別住，賢聖朋內，耆年雖多而僧數少；大天朋內，耆年雖少而眾數多。王遂從多，依大天眾，訶伏餘眾，事畢還宮。爾時，雞園爭猶未息後，隨異見遂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眾部。

時諸賢聖，知眾乖違，便捨雞園，欲往他處，諸臣聞已，遂速白王。王聞既瞋，便敕臣曰：「宜皆引至旃伽河邊，載以破船，中流墜溺，即驗斯輩是聖是凡。」臣奉王言，便將驗試。時諸賢聖，各起神通，猶如雁王，陵虛而往。復以神力攝取船中捨雞園未得通者，現諸神變作種種形相，次乘空西北而去。王聞見已深生愧悔，悶絕躄地，水灑乃蘇，速即遣人尋其所趣，使還知在迦濕彌羅。復固請還，僧皆辭命。王遂總捨迦濕彌羅國，造僧伽藍安置賢聖眾，隨先所變作種種形，即以標題僧伽藍號。」

在僧爭以後，受到阿育王壓制的阿難系摩偷羅僧眾，發現形勢困厄難以扭轉，遂計劃遠離華氏城返回摩偷羅，而華氏城與摩偷羅之間最利便的交通路線，就是乘船溯恆河的上游而行。阿育王提供破船，讓不受制王命妥協的摩偷羅僧眾搭乘，使僧眾在中途沉溺於恆河，應是出於對於違抗王命者的懲罰，也可藉此轉說是「不願妥協、息除僧爭的惡報」，隱藏殺害僧人的事實。然而，阿難系摩偷羅僧眾並未全溺斃於恆

河，當中臨難未死的僧眾，為了盡量遠離華氏城的逼迫勢力，逃避王難於遙遠北地的罽賓²（犍陀羅，後譯稱迦濕彌羅）。這樣的選擇，應當是出於罽賓開教者末田地不僅宣稱是阿難的弟子，又同時是阿育王子摩晒陀的出家具足戒師的緣故，所以避難於罽賓比較可以得到應有的尊重及照護。當阿育王得知阿難系諸長老未全部溺斃，並且避居在王力難及的遠方罽賓，受到末田地僧團的護顧。如此一來，阿育王藉由破船殺僧的惡計，已經無法隱藏於世，雙方的信任也已經破滅無餘。此時，雖然阿育王是「復固請還」，但是「僧皆辭命」，那裏還敢信賴阿育王呢？阿育王為了避免來自佛教界的抗爭及世人的非議，只得採行懷柔的安撫作法，遂在僧眾避難所在的罽賓，為這些遭受王難逼迫的摩偷羅僧眾建造僧院。

2. 僧團分裂的時空背景

從出自阿難系的說一切有部、犢子部分派的正量部，還有優波離系的分別說部分派的錫蘭銅鑊部所傳，審度當時的時空背景約略如下：

2-1. 阿育王的背景

當阿育王為王子時，並未得到父親頻頭沙羅 Bindusāra 的寵愛，而頻頭沙羅又擔憂其才華與野心，可能威脅到其兄儲君的地位，故派阿育王子到偏遠的塔克西拉 Taxila 平亂。當亂事順利平定後，因頻頭沙羅王恐其坐大，而被派往優禪尼³ Ujjayinī。當出鎮於優禪尼時，中途經過末瓦國 Malwa，為了增加自身的聲勢與實力，以利將來爭取天下，遂娶了當地卑提寫 Vedissa 大富長者的女兒締維 Devi⁴，生了摩晒陀 Mahendra 與僧伽蜜多 Samghāmitra。接著，又積極的拉攏當地的宗教勢力，建立個人的政教關係，依尼拘律陀之教導歸依佛教⁵，並且親近優禪尼地區的佛教主導者，即自稱「分別說者」的目犍連子帝須 Moggaliputta-tissa。當頻頭沙羅王逝世後，阿育王子即起兵爭奪天下，殺死了諸多兄弟。在阿育王即位後數年，擔任副王的阿育王之弟帝須 Tissa，在王兄阿育王的忌憚下，可能倍感生存的壓力，出家於優禪尼僧



團，依目犍連子帝須的弟子曇無德（南傳『大王統史』⁶ 說是摩訶曇無勒棄多 Mahādhamma-rakkhita）為師。見覺音論師註解的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第二⁷：

「爾時，阿育王登位，立弟（帝須）為太子。……又復一日，太子帝須出遊行獵，漸漸前行至阿練若處，見一比丘坐，名曇無德。……太子見已心發歡喜，而作願言：我何時得如彼比丘。……是時太子往到禪房，至曇無德比丘所，求欲出家。」

日後，阿育王的兒女——摩哂陀與僧伽蜜多，在阿育王的要求，也出家於優禪尼僧團。見錫蘭銅鐸部『島王統史』第七章⁸：

「阿育王說：『我為教法之相續者』。……目犍連子帝須伶俐之答法阿育王：『資具之施與者是教外者，捨由己身所生後繼者之子、女出家者，實教法之相續者』。……法阿育王聞此之語，呼子摩哂陀童子及女僧伽蜜多兩人，說：『朕（中譯語）是教法之相續者』。聞父之言，二人等承諾此。」

阿育王登位後，即積極的建立王家在佛教中的權威地位。一方面安撫摩偷羅的阿難系僧團，接近摩偷羅僧團主導者優波鞠多，又依優波鞠多的建議，巡禮釋迦佛陀一生行跡等諸聖地，建造塔、柱表彰聖德。見《阿育王傳》⁹

「（阿育）王白尊者言：佛所遊方行住之處，悉欲起塔。所以者何？為將來眾生信敬故。（優波掘多）尊者讚言：善哉！善哉！大王！我今當往盡示王處。王以香花、纓絡、雜香、塗香，種種供養尊者（優波）掘多。（阿育王）即集四兵，便共發引至牟尼林園。（優波掘多）尊者舉手指指示王言：此佛生處，此中起塔為最初塔……。」

二方面進一步的拉攏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讓王子帝須、王子摩哂陀、女兒僧伽蜜多及女婿出家於優禪尼僧團。阿育王安排摩哂陀依優禪尼僧團主導者，優波離第五代弟子的目犍連子帝須出家，並以毘舍離

僧團的大天為十戒戒師，又依迦濕彌羅地區傳說出自阿難師承的末田地 Madhyāntika（又譯末闍提）為具足戒師。據覺音論師著作，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一¹⁰的記載：

「（阿育）王復問言：云何得入法分？帝須答言：「若貧若富，身自生子，令子出家得入佛法」。作是言已，王自念：我如此布施，猶未入佛法，我今當求得入因緣。王觀看左右見摩哂陀，而作是念：我弟帝須已自出家。……即語摩哂陀：「汝樂出家不？」摩哂陀見叔帝須出家，後心願出家。……爾時，王女名僧伽蜜多，立近兄邊，其婿先已與帝須俱出家。王問僧伽蜜多：「汝樂出家不？」答言：「實樂」。王答：「若汝出家大善」。……即推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摩訶提婆為阿闍梨，授十戒，大德末闍提為阿闍梨，與具足戒。是時摩哂陀年滿二十，即受具足戒。……僧伽蜜多阿闍梨，名阿由波羅，和尚名曇摩波羅，是時僧伽蜜多年十八歲，度令出家。」

阿育王刻意安排摩哂陀在佛教當中發展聲勢的企圖，是顯而易見，而目犍連子帝須應當是明白阿育王的用心。當摩哂陀出家後，不僅受到重視，並且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目犍連子帝須甚至破例的將弟子千人交由初出家的摩哂陀領導。見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第二¹¹：

「是時摩哂陀年滿二十，即受具足戒……僧伽蜜多阿闍梨，名阿由波羅，和尚名曇摩波羅……王登位以來，已經六年，二子出家。於是摩哂陀，於師受經及毘尼藏，摩哂陀於三藏中，一切佛法皆悉總持，同學一千摩哂陀最大。」

「爾時，目犍連子帝須，自念言：爭法起已，不久當盛，我若住僧眾，爭法不滅。即以弟子付摩哂陀已，目犍連子帝須，入阿然河山中隱靜獨住。」

2-2. 阿育王與三大僧團的關係

阿育王初登位時，對於王都華氏城鄰近的毘舍離僧團，也是相當的友善和禮遇，大天即常於王宮中說

法¹²。此時的阿育王，對於中印東方的毘舍離僧團與西南方優禪尼僧團，是相當的重視與親近，尤其對優禪尼僧團是特別的信賴。或許這是為了王朝的穩定，並且王族多人出家於優禪尼僧團的緣故。相對於此，遠處北方摩偷羅優波鞠多及西北印犍陀羅的末闍提的阿難系僧團，就顯得疏遠多了。

弘化於遠方北地罽賓（犍陀羅，後稱迦濕彌羅）的末田地（Madhyāntika，指水中，又譯稱末闍提），傳說原為雪山仙人有五百弟子，當阿難臨入滅前，在恆河中共同出家於阿難座下，後將佛法傳入迦濕彌羅。見梁僧伽婆羅譯《阿育王經》卷七¹³：

「爾時，於雪山有一仙人五通具足，共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動，其見阿難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往阿難所。到已禮足合掌說言：我於長老當得佛所說法及出家具足修淨梵行。……仙人及弟子於恆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長老阿難語末田地言：……我今欲涅槃，此法藏汝應受持。佛已說罽賓國第一坐禪寺，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應持法藏入罽賓國，是故汝應將法藏入彼國。」

佛滅後百年開化佛教於北印罽賓的末田地，被視為與佛滅後百年「第二次結集（七百結集）」時，阿難系的大德商那和修，同為阿難的弟子。見晉譯《阿育王傳》卷六¹⁴：

「尊者（優波）鞠多……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印度最早的說法中，阿難並非承自大迦葉的師承，而阿難的正傳弟子為舍那婆斯 Śāṇavāsi（即商那和修，又稱三浮陀 Sambhūta），為「第二次結集」的大德，並將罽賓佛教的啟教者末田地（Madhyāntika 末闍提），說是阿難晚年收授的弟子，這應是為了增上阿難系僧團的光輝，同時也是肯定末田地的貢獻及榮耀。

佛滅後約 250 年，阿難系僧團有學眾名為迦旃延尼子 Kātyāyanīputra，受優波離系僧團改轉經說的影響，信受優波離系僧團新出的論義（特別是分別說部《舍利弗阿毘達磨》），依循優波離系新出的論義，著作了《發智論》¹⁵（舊譯名《八犍度論》），改轉阿難系僧團遵循的古來經說。據真諦 Paramārtha『部執異論疏』¹⁶：

「從迦葉已來，至優波笈多，專弘經藏，相傳未異。以後稍棄根本，漸弘毘曇。至迦旃延子等，棄本取末，所說與經不相符。欲刊定之，使改末歸本，固執不從。再三是正，皆執不迴，因此分成異部。」

因此，阿難系僧團分裂為改轉經說、重論的說一切有部，以及傳承傳統經說的雪山部（原阿難系弟子）。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¹⁷，引世友 Vasumitra 著作，由真諦 Paramārtha 譯《部執異論》與《部執異論疏》：

「部執（異）論曰：上座部住世若干年，從迦葉之後，至三百年，無有乖競，至第三百年中，有小因緣，分成二部，一說一切有部，亦名說因部，二雪山住部，亦名上座弟子部。」

不久，說一切有部化區南方（近優禪尼）的學眾，捨棄迦旃延尼子的《發智論》，而改宗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傳出的《舍利弗阿毘達磨》，說一切有部遂再分裂為信從《發智論》的北方原說一切有部，以及改宗分別說部《舍利弗阿毘達磨》的南方犢子部。最後，犢子部學眾在《舍利弗阿毘達磨》的解義上意見不同，又再分裂為法尚、賢胄、正量、密林等四部。見《舍利弗問經》及《三論玄義》引真諦『部執異論疏』：

《舍利弗問經》¹⁸：「他俾羅部（即阿難系上座部），我去世時三百年中，因於諍故，復起薩婆多部（即說一切有部）及犢子部。於犢子部，復生

曇摩尉多別迦部（巴 Dhammuttarika 法上）、跋陀羅耶尼部（巴 Bhaddayānika 賢胄）、沙摩帝部（巴 Sammitiya 正量）、沙那利迦部（巴 Chandāgārika 密林）。」

《三論玄義》¹⁹：「三百年從薩婆多出一部，名可住子弟子部，即是舊犢子部也！言可住子弟子部者，有仙人名可住，有女人是此仙人種，故名可住子。有阿羅漢是可住女人之子，故名可住子。此部是此羅漢之弟子，故名可住子弟子也。……舍利弗釋佛九分毘曇名法相毘曇，羅睺羅弘舍利弗毘曇，可住子弘羅睺羅所說，此部復弘可住子所說也。次三百年中，從可住子部復出四部，以嫌舍利弗毘曇不足，更各各造論取經中義足之！所執異故，故成四部：一、法尚部，即舊曇無德部也；二、賢乘部；三、正量弟子部；……四、密林部。」

此時教區為北方罽賓的原說一切有部，應當是為了強化說一切有部是出自禪師及經師傳承的緣故，才會有附加大迦葉傳法於阿難的新說法。此外，因為罽賓的原說一切有部和南方犢子部相互爭奪阿難系的正統，說一切有部為了抬高在阿難系諸部中的地位，才會將罽賓佛教的啟教者末田地，改說是阿難系原第二師商那和修（也是犢子部的第二師）的師長。如此一來，商那和修變成是罽賓說一切有部的第三師，而在南方的犢子部則是第二師，師承的改說，應是罽賓原說一切有部為了自居是犢子部的母部。

大迦葉傳法於阿難的一系五師傳承，最早見於西晉惠帝（A.D.290~306）安法欽譯《阿育王傳》，而《阿育王傳》當中說孔雀王朝後有三惡王毀佛，可知《阿育王傳》傳出的年代，應出於公元前一世紀末葉，比起公元五世紀的錫蘭《島史》應要早近五百年。阿難傳法於罽賓的末田地，末田地傳法於舍那婆斯（即商那和修）的說法，最早見於罽賓地區說一切有部禪師達摩多羅 Dharmatrāta 與佛大先 Buddhasena（又譯佛陀斯那，義譯為覺軍，卒於公元後曰 410 年）

傳的《達摩多羅禪經》（佛陀跋陀羅 Buddhahadra A.D. 411 譯出）。見《達摩多羅禪經》『序』²⁰：

「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

「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後、禪訓之宗。」

在後來梁朝僧伽婆羅 Samghavarman 翻譯的《阿育王經》（A.D. 506~518）中，應是參考了佛陀跋陀羅翻譯的《達摩多羅禪經》，才對阿難系師承的傳續，有了不同於《阿育王傳》的改變。見《阿育王經》卷七²¹：

「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翻大龜）入涅槃，摩訶迦葉付阿難（翻歡喜）入涅槃，阿難付末田地（翻水中）入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翻紵衣）入涅槃，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翻大護）入涅槃，優波笈多付絺微柯（翻女）。優波笈多在摩偷羅國教化弟子。」

如是可以推知，阿育王時代開化北印罽賓的末田地（末闍提），是王朝邊區重要的佛教大德，自然得到阿育王的禮遇，又傳說是阿難的弟子，資歷與輩份高於當時摩偷羅的阿難系第三師優波鞠多²²與優禪尼的優波離系第五師目犍連子帝須²³，所以被延請為阿育王子摩晒陀出家授具足戒的戒師²⁴。

但是在阿育王的信賴、支持下，近於王家的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聲勢超越了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逐漸以優波離師承的正統自居。如阿育王之子摩晒陀是依止優禪尼僧團，作為優波離第五代弟子的目犍連子帝須出家，又阿育王支持毘舍離僧團的大天，擔任摩晒陀的十戒戒師，而當時出自優波離師承的大德中，輩份高於目犍連子帝須的毘舍離僧團主導者，優波離第三代弟子的樹提陀婆 Jotidāsa 則被阿育王邊緣化。見大眾部《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²⁵：

「優波離授陀婆婆羅，陀婆婆羅授樹提陀婆。」

阿育王的真正目的地，應當是為了王朝的穩固，想要藉由親近王家的優禪尼僧團，擴大王朝對佛教的影響力及控制力，才刻意扶植領導優禪尼僧團的目犍連子帝須，作為優波離系傳承的正統，並費心安排摩哂陀作為目犍連子帝須座下的接班人。

3. 阿育王勢力的影響

阿育王建立統一的王朝以後，盡量親近佛教僧伽，重用南方優禪尼僧團，拉近東方毘舍離僧團，安撫北方遠地的阿難系僧團，大力的護持佛教，同時尊重其它的宗教信仰。這應是經過統一戰爭以後，阿育王想要藉由提倡和平主義的佛教，穩定戰亂後統一的王朝，並藉由王族的關係影響佛教的發展。

因此，在「五事論爭」發生的時候，阿育王是採行務實的態度，一方面呼籲雙方平息爭端，二方面是拉攏勢力強大且近於王都的毘舍離僧團，支持親近王族的優禪尼僧團，三方面安撫宣化於邊遠的迦濕彌羅僧眾。對於反對「大天五事」的北方摩偷羅阿難系僧團，則採行疏離、淡漠的態度，並壓制、要求必須妥協。

關於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記載，「阿育王以破船載諸僧眾，沉溺於恆河」的事件，在南方銅鑠部的記載裏，則是阿育王時有外道附佛（傳說舉「五惡見事」的大天，出家前為外道），因而造成僧團無法合眾布薩。因為僧爭無法和合說戒，阿育王命令使臣為僧眾說和不成，進而發生使臣殺僧的事件。見錫蘭覺音論師著，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二²⁶：

「阿育王知已，遣一大臣，來入阿育僧伽藍，白眾僧：『教減鬥爭和合說戒』。大臣受王敕已入寺，以王命白眾僧，都無應對者。臣便還更諮傍臣，王有敕令，眾僧減爭而不順從。卿意云何？傍臣答言：『我見大王往伏諸國，有不順從王即斬殺，此法亦應如此。』傍臣語已，使臣往至寺中，白上座言：『王有敕令，眾僧和合說戒，而不順從。』上座答言：

「諸善比丘！不與外道比丘共布薩，非不順從。」於是臣從上座次第斬殺，次及王弟帝須而止。……帝須比丘便前遮護，臣不得殺。臣即置刀，往白王言：我受王敕，令諸比丘和合說戒，而不順從，我已依罪次第斬殺。」

此事同樣見於錫蘭銅鑠部傳的『大王統史』²⁷。這段記錄指出，僧團因為外道附佛而起爭議，由於僧眾不與外道共布薩，而遭受阿育王使臣的殺戮，直到將及阿育王弟帝須才止。然而，試想：護佛的阿育王，為何不怪責附佛的外道，反而要求不與外道共布薩的僧眾妥協呢？試想：在使臣妄殺僧眾的事件中，得與王弟帝須共住的僧侶，豈是泛泛之僧？如果被斬殺的不是僧伽大德，何以阿育王事後會如此擔憂？又據北方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²⁸的說法，大天原是「外道出家」，在布薩時舉「五惡見事」而起爭端，阿育王是「依大天眾，訶伏餘眾」，要求阿難系僧眾妥協，但兩方和合不成，引發阿育王以破船載僧，令沉於江河以試僧之修證的事件，是相當的接近。雖然如分別說系銅鑠部所說，依照阿育王護佛與供僧的虔誠，必定難免有附佛求食的外道，但此時僧團的事端，真的只是外道附佛而已嗎？

上座系說一切有部與分別說系銅鑠部所分別陳述的兩件事端，都發生僧侶受到迫害的情事，也都有阿育王在事後悔過補救的情節，以及事後為數百耆年有望的外道建精舍，或說是在迦濕彌羅「造僧伽藍安置賢聖眾」的記載。但考證印度及佛教的歷史，錫蘭銅鑠部關於阿育王年代的記載，應是需要修正（請參考原始佛教會出版《正法之光》創刊號 p.10~p.18）。兩相對比之下，分別說部傳說的「外道附佛」造成僧眾無法和合布薩的爭端，北方阿難系上座部記載外道出家的大天提出「五惡見事」，兩者是否就是出自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呢？阿育王以破船載僧，令沉於江河以試僧之修證的事，或許有之，但這是否代表著「阿育王強勢主導僧事，不容反抗」的事實呢？

特別要注意的是，當時毘舍離僧團的主導者，是優波離第三代弟子的樹提陀婆，而摩偷羅僧團主導



者，是阿難第三代弟子的優波鞠多，兩位都是當時佛教的大德，卻未受到阿育王應有的重視。如是可見，阿育王是支持優禪尼僧團的目犍連子帝須作為優波離師承的代表，有意將毘舍離僧團的樹提陀娑予以邊緣化，又推崇遠在北印迦濕彌羅的末闍提，弱化阿難系摩偷羅僧團優波鞠多的聲勢，獨厚親近王家的優禪尼僧團。

因此，當阿育王為了支持毘舍離僧團的大天，造成阿育王、毘舍離僧團與摩偷羅的阿難系僧團之間，形成緊張與對抗的局勢時，阿育王即延請領導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的目犍連子帝須，出面平息大天「五惡見事」的爭端（南傳『島史』稱為「外道附佛」事件）。然而，受阿育王支持的目犍連子帝須，並不是依照僧律的作法，召集各方僧眾共同舉行「僧團羯磨會議」來滅除僧爭，並且「依經依律」的處理爭端。反而是在阿育王的主導下，依據阿育王的意思與要求，雙方合作的藉由優禪尼僧團的主張，作為處理僧爭的標準。

當時目犍連子帝須受命於阿育王，出來平息僧團的紛爭。阿育王與目犍連子帝須為了達成「平息僧爭」的目的，在優禪尼僧團（分別說者）「自部結集」集出的《論事》中，採取平衡阿難系摩偷羅僧團及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主張。見分別說系錫蘭銅鑠部傳誦的『島王統史』（Dhpavamsa）第七章²⁹：

「目犍連子受千比丘圍繞行法之結集。（三九）破斥異說者大慧之目犍連子，令確固上座說行第三結集。（四〇）破異說，斥多數無恥之徒，輝揚教法說示《論事》。」

目犍連子帝須集出的《論事》內容當中，一方面反對毘舍離僧團大天 Mahādeva 的「五惡見事」³⁰，主張「阿羅漢無漏」，認同阿難系摩偷羅僧團的意見；另一方面承認「阿羅漢不等同佛陀圓滿」，認同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主張，反對阿難系主張「佛與聲聞同一解脫，唯佛陀是無師自覺」。見分別說系錫

蘭銅鑠部《論事》『果智論』³¹及阿難系說一切有部《雜阿含》75 經³²：

《論事》『果智論』：「此處，言『諸佛依諸有情之得聖果而說法，聲聞亦然』，依此之共通而『如諸佛，聲聞亦依有情於得果而有智』之彼等邪執。」

《雜阿含》75 經：「於色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覺。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比丘！亦於色厭，離欲，滅，名阿羅漢。如是受、想、行、識厭，離欲，滅，名阿羅漢。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有何差別？……如來、應（供）、等正覺，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來、（阿）羅漢差別。」

如此一來，原本是要「平息僧爭」，反而形成了三種不同的僧團立場及主張。此事見公元前一世紀，阿難系上座部流傳的世友（梵 Vasumitra）《十八部論》³³（羅摩羅什舊譯）：

「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城名巴連弗，時阿育王王閻浮提，匡於天下。爾時，大僧別部異法，有三比丘（眾）：一名能（龍之誤寫），二名因緣（玄奘譯邊鄙眾），三名多聞。說有五處以教眾生，所謂：從他饒益、無知、疑，由觀察、言說得道。」

公元前一世紀的世友論師在著作的《十八部論》中，提到阿育王時代有三比丘眾，爭議大天「五惡見事」的「從他饒益、無知、疑，由觀察、言說得道」。三比丘眾（僧團）當中的龍眾（或稱龍象眾，意指難調）就是指大天出家的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因緣眾是指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而多聞眾則是指阿難系摩偷羅僧團。三大僧團意見不一致，使得佛教原

為「和合一味」的兩大師承、三大僧團，分裂為意見對立難調的兩大師承、三大部派。

4. 分別說部的形成

據覺音論師《善見律毘婆沙》及錫蘭銅鐸部『大王統史』第五章的記載，當阿育王時的僧團爭端即將發生之前，目犍連子帝須先避住於摩偷羅鄰近恆河邊的阿普康迦山³⁴，在僧爭時受阿育王的禮請與要求，目犍連子帝須出面平息僧爭。見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第二³⁵：

「爾時，目犍連子帝須，自念言：爭法起已，不久當盛，我若住僧眾，爭法不減。即以弟子付摩哞陀已，目犍連子帝須，入阿焦河山中隱靜獨住。」

『大王統史』第五章記載，此時在阿育王的支持下，目犍連子帝須與阿育王是「同坐於帷帳中之一隅」³⁶，阿育王以「分別說（Vibhajjavādi）」為準，審定何者為「正法之比丘」，並採用一一審問的方式，排除「附佛」的「外道」，令其還俗。然後，目犍連子帝須再藉由自身領導的優禪尼僧團，將自派（分別說者）的主張及看法，採用「結集」的方式，作為統一佛教說法的根據。此一記載，同於覺音論師的說法，見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二³⁷：

「帝須教（阿育）王，是律、是非律，是法、是非法，是佛說、是非佛說。七日竟，（阿育）王敕，以步障作隔，所見同者集一隔中，不同見者各集異隔。處處隔中出一比丘，（阿育）王自問言：大德！佛法云何？有比丘答言：常或言斷、或言非想、或言非想非非想、或言世間涅槃。（阿育）王聞諸比丘言已，此非比丘，即是外道也。王既知己，王即以白衣服與諸外道，驅令罷道。」

其餘隔中六萬比丘，（阿育）王復更問：大德！佛法云何？答言：佛分別說也。諸比丘如是說已，（阿育）王更問大德帝須：佛分別說不？答言：如是大王。知佛法淨已，（阿育）王白諸大德，願大德布薩說戒。……目犍連子帝須為上座，能破外道邪見徒眾，眾中選擇知三藏得三達智者

一千比丘。……第三集法藏九月日竟。」

在這次「分別說者」為主導的「自部結集」中，採行折衷阿難系僧團與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說法，目的是平息僧團的論爭。優禪尼僧團的提出的看法是：一、同意「阿羅漢的證量不如佛陀」，呼和毘舍離僧團的主張；二、反對「阿羅漢為有漏」的說法，回歸古老的傳誦，這和北方折衷阿難系僧團是同一立場。在優禪尼僧團的「自部結集」以後，佛教僧團即為了對「五惡見事」，在見解上有對立和差異而分裂為三大部派。經由「自部結集」而確立特有的「分別說」主張，還有「評量聖者」的見解後，優禪尼僧團即正式從佛教僧團中分化而出，成為「分別說部 Vibhāṅgyavādin」。完成自部結集後的優禪尼僧團，隨即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將分別說部的僧眾及「分別說部的結集」成果，傳化於印度全境及週邊地區，此時分別說部的聲勢達到了鼎盛。見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二³⁸：

「大德末闍提！至罽賓捷陀羅國中；摩呵提婆！至摩醯婆末陀羅國；勒棄多！至婆那婆私國；曇無德！至阿波蘭多迦國；摩訶曇無德！至摩訶勒[口*宅]國；摩呵勒棄多！至史那世界國（是漢地也）；末示摩！至雪山邊國；須那迦鬱多羅！至金地國；摩哞陀、鬱帝夜、參婆樓、拔陀，至師子國。」

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及化區如下：

傳教師	宣教地	今日所在地區	分化部派
◎末闍提	罽賓、捷陀羅	北印之克什米爾等	
◎摩訶提婆	摩醯婆曼陀羅	南印之賈索爾等	制多部
勒棄多	婆那婆私	未詳，或云在南印	
◎曇無德	阿波蘭多迦	西印之蘇庫爾以北	法藏部
摩訶曇無德	摩訶刺陀	南印之孟買	
摩訶勒棄多	史那世界	阿富汗以西	
◎末示摩、迦葉波	雪山邊	尼泊爾等	飲光部
須那迦、鬱多羅	金地國	緬甸西南到西馬來半島	
摩哞陀等	師子國	錫蘭	後為銅鐸部

◎ 註記者，為佛教先分化而出之各部派的化主（參考南傳『島史』）

當時由阿育王派出傳教於各地的佛教大德，多是出自優波離師承的僧眾，特別是以目犍連子帝須領導的優禪尼僧團為主，傳教大德中，除了毘舍離僧團的大天（摩訶提婆 Mahādeva）一行人，被派往東南印的摩醯娑曼陀羅國³⁹（Mahisakamandāla，現在南印度的邁索爾邦）。以外，其餘的傳教師都是目犍連子帝須的學眾。如曇無德傳化阿波蘭多迦國（法藏部），末示摩傳化雪山邊國（飲光部），摩哂陀傳化師子國（楞伽島，後為銅鑠部）。反觀在阿難師承的僧團中，佛滅後百年（孔雀王朝確立以前）原本即已開化北印罽賓 Kaśpīra（犍陀羅 Gandhāra，後譯稱迦濕彌羅），傳說是阿難弟子的末闍提（末田地），只是象徵性的被委任繼續開化罽賓以外，當時阿難系優波鞠多領導的摩偷羅 Madhurā 僧團，不僅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及肯定，更受到壓制，完全被排除在阿育王的大傳教計劃之外。在阿育王的安排下，優禪尼僧團既是王家的代表，也是佛教的代表、優波離傳承的正統，而毘舍離僧團的優波離系第三代樹提陀娑 Jotidāsa 則被邊緣化。反對大天、抗拒王命、不向大天妥協的阿難系摩偷羅僧團的諸長老，被阿育王載以破船沉溺恆河，而庇護為了逃避王勢逼迫之摩偷羅僧眾的末田地，則只是被安撫、或被約束的作為原有教區犍陀羅的開化者，阿難系僧團是明顯的被阿育王壓制、約束發展。

阿育王偏袒優波離系僧團，特別是親近王家的優禪尼僧團。面對阿難系僧團反對的情況，阿育王除了約束阿難系僧團的發展，更警告任何僧眾不得「破僧」，造成僧團分裂。這主要應當是警告阿難系僧團，不得抗拒行使阿育王意旨的優波離系僧團。根據阿育王石刻銘文的研究，在『石柱法敕』當中的憍賞彌（Kosambī）法敕⁴⁰，以及『小石柱法敕』的桑琦法敕⁴¹、沙如那陀法敕（沙如那陀 Sārnāth，是佛世時的鹿野苑 Migadāya），都有「不得破僧」及呼籲「僧團和合」的敕令。見阿育王石刻銘文的『沙如那陀法敕』⁴²：

「雖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精舍之處。……天愛如是昭。」

佛教部派的形成及確立，不是採行不同於其它僧團的主張及立場，就能夠確立部派。部派的確立基礎，除了具備相當深厚的信眾及僧團的規模以外，還要具有確實有據的教說主張，並且廣傳於世。這必需先從佛教的傳承教法當中，為「自派的主張」找到可信的根據，再經由公開的僧團會議，將「自派主張」加以確立、定型，也就是「結集」。再經由僧團的集體努力，將結集的「自派主張」傳揚於世，最後形成信守此一「自派主張」的僧俗集團，才能達成部派的確立。

佛滅後 116 年，在大天的「五惡見事」論爭後，經由阿育王與目犍連子帝須的合作，優禪尼僧團得到阿育王信賴及大力支持，依據自派主張的「分別說」作為判別真假僧伽的標準，藉由信受「佛為分別說」的優禪尼僧團舉行「自部結集」，確立了優禪尼僧團的自派主張，並自稱是佛教的「第三次結集」。

如此一來，優禪尼僧團不僅確立了依據「分別說」為本的部派地位，更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下，藉由傳教於各地的機會，將分別說部的主張推展為佛教界的主流見解，一躍成為當時佛教最強盛的教派。當分別說部分化各方後，再進一步的分化出化地部（優禪尼一帶）、飲光部（雪山一帶）及法藏部（西南印）。此時，分別說部系傳化現今名為斯里蘭卡（又稱錫蘭）的銅鑠部，也就是目前南傳佛教的母部，則尚未正式的確立。分別說部在斯里蘭卡（古稱楞伽島 Lankādīpa）的分支大寺派 Mahā Vihāra，是在公元前約 26 年舉行「自部結集」，此後斯里蘭卡分別說系銅鑠部 Tāmraśāṭṭiya 才正式的確立了。

5. 企圖主導佛教的分別說部

在阿育王時代，受到阿育王信賴、支持，配合阿育王意志和王家密切合作的優禪尼「分別說部」僧團，儼然以優波離系的正統自居，排除了毘舍離僧團

作為律師傳承正統地位的可能。例如：阿育王安排王子摩哂陀出家於優禪尼僧團，依止優波離第五代弟子的目犍連子帝須為師，又阿育王支持毘舍離僧團的大天（Mahādeva 摩訶提婆）擔任摩哂陀的十戒戒師，卻將當時毘舍離僧團的主導者，身為優波離第三代弟子的樹提陀婆 Jotidāsa 予以邊緣化。又優禪尼分別說系化地部、法藏部、銅鑠部，在傳誦的律藏中（飲光部傳誦的廣律已失佚），都有將部派分裂的事由及時間，將佛滅後 116 年的「五惡見事」，改說是佛滅後百年毘舍離僧團違反律戒的「十事非律」之爭，並且自稱是反對十事的「上座部」，將毘舍離僧團貶為違律又造成佛教分裂的主角。從分別說部系各部律都同作此說，可見此一佛教分裂史的改寫，應當就是出自分別說部確立而尚未分化的時期，也就是優禪尼僧團舉行「自部結集」的時候。

這些作法及不實的說法，都是大力的否定毘舍離僧團在律師傳承中的地位與正統性，真正的目地應當是為了「確立目犍連子帝須主導的優禪尼僧團，作為優波離系傳承（律師傳承）的正統地位」，同時排擠阿難系僧團是為「上座部」的當然代表性，是盡其可能的抬高「分別說部」的主導地位，擴大影響力。

當深受阿育王支持的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採用折衷阿難系僧團及毘舍離僧團的意見，作為決斷「五事異法」紛爭的標準後，阿難系僧團及毘舍離僧團的對立，再也無法依照僧團的傳統，「依經依律」的平息雙方的爭端了。當三種不同的見解無法取得共識時，反而促成佛教僧團分裂為三大部派。在三大部派中，優波離系優禪尼的分別說部，是受阿育王支持的強勢主流派，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是附從於阿育王的王命，特別是受阿育王提拔的大天，是向分別說部妥協。反之，摩偷羅的阿難系僧團則是在困境中，力抗阿育王的逼迫，抗拒優波離系僧團（分別說部）改轉古來的教說。

6. 兩大師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團的形成

藉著「自部結集」及廣傳諸方而確立自派的分別

說部，經由阿育王大傳教計劃的推展，分別說部再分化為化地部、飲光部、法藏部，加上原有的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及阿難系僧團，此時佛教共為兩大師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團。在兩大師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團中，最早分化出來的部派，應當就是由目犍連子帝須領導，率先舉行「自部結集」的優禪尼僧團，也就是優波離師承分別說部。在分別說部的結集以後，才有阿難系僧團的結集與上座部的確立，以及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大眾部形成。

佛教僧團分裂為兩大師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團的時間，應當是阿育王在位的時代，同一時期的有阿難系第三師優波鞠多。見公元後 411 年佛陀跋陀羅 Buddhahadra 譯出的《達摩多羅禪經》『序』⁴³：

「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聞，軌無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堀（多），弱而超悟，智紹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

根據梁朝僧伽婆羅翻譯的《阿育王經》，當中提到阿育王「供養五部僧」。見《阿育王經》卷三⁴⁴：

「時阿育王語比丘名一切友：我當施僧十萬金及一千金銀琉璃鬘，於大眾中當說我名供養五部僧。」

據梁朝慧皎（A.D.497 ~ 554）《高僧傳》，根據迦濕彌羅說一切有部傳說及《阿育王傳》的記載，說到阿育王在位時「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這是提到僧團各自再舉行「結集」，因為「互執見聞，各引師說」，彼此的依據不同，遂分為五部僧團。見《高僧傳》⁴⁵：

「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堀多，此五羅漢次第住持，至（優波）堀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

7. 部派分裂的真正原因

僧團初分為上座部及大眾部的說法，都是出自部派分裂以後，後世各部派以有利於提高自部的聲望及權威的準則下，所作出的「歷史解釋」而已！所以各部派對於分裂為上座部及大眾部，在分裂的時間、緣由及部派僧團的歸屬上，無不是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參《正法之光》第九期 p.8~p.17）。

佛教僧團從佛滅後百年間的兩大師承、三大僧團（阿難系摩偷羅僧團及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優禪尼僧團），經歷了佛滅百年的「十事非律」論爭，阿難系僧團主導「僧團羯磨會議」及「第二次結集」，勉強維持了僧團團結的局面。佛滅後 116 年阿育王時代的佛教僧團，發生毘舍離僧團大天 Mahādeva 舉「五惡見事」的紛爭，阿育王介入、主導僧團紛爭，使得僧團分裂為主張、立場分歧的三個部系、五部僧團。從佛教發展的史實來看，最先從佛教僧團分裂而出的部派，事實上應是優波離系優禪尼地區的分別說部 Vibhāṅgavādin（音譯為毗婆闍婆提、毗婆闍縛地，現今南傳佛教的源頭），而不是優波離系毘舍離 Vaiśālī 的大眾部 Mahāsāṃghika，更不是阿難系僧團的上座部 Theravāda（公元前約 150 年分裂瓦解，在公元後約二、三世紀間，被迦濕彌羅國的訖利多種王破滅，日後雖略有恢復，又在公元約 511 年，為白匈奴摩醯邏矩羅 Mihirakula 王破滅於印度，法脈斷絕）⁴⁶。

因為在阿育王支持大天，要求、支持目犍連子帝須出面平息僧爭，並舉行「分別說部」的自部結集以前，阿難系僧團與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都還只是為了「五惡見事」而處在「爭而不合」的階段，並未真正的分裂為上座部及大眾部。這猶如佛滅後百年的「十事非律」論爭，意見相對的兩方，有待佛教僧團公開的共同舉行「羯磨會議」滅除僧爭。如果經過全體僧團共認的「羯磨會議」以後，意見相異、對立的僧團還是無法和合，這才稱為僧團無法和合而分裂。

佛滅後百年佛教僧團「十事非律」的論爭，經由阿難系僧團公開的號召十方長老、僧眾，共同舉行「羯磨會議」及「第二次結集（七百結集）」，當時

僧團的長老「依經依律」的處理方式，使「十事非律」的論爭得以息止。然而，佛滅後 116 年的「五事異法」的僧爭，處理的方法則完全違背僧律的作法。當時是在阿育王的主導下，先是不依經律而誤以「多數決」來決斷「佛法的見解衝突」，接著又為了顧及君王的尊嚴及權威，迫害維護教法卻違抗王命的阿難系長老，最後使命優禪尼僧團的目犍連子帝須，依據阿育王的意思與要求，雙方合作的藉由優禪尼僧團提出折衷、妥協性的主張，作為處理平息僧爭的標準。再藉由主張「佛分別說」的優禪尼僧團，採用「結集」的方式，將阿育王的意旨與優禪尼僧團的主張，貫徹到僧團的內部，作為統一佛教思想及立場的根據。

阿育王及目犍連子帝須在處理「五惡見事」的僧爭中，違律不當的過失有：

- 一、不明僧團「法」與「律」的俗世信眾（指阿育王），干預、仲裁、主導了僧事。
- 二、關於「法」與「律」的紛爭，必須「依經依律」的論斷曲直，阿育王及大天妄以「多數決」的方式，冒然的決斷教法及律戒的爭議。
- 三、讓傷害僧眾（不論是阿育王以破船載僧，或是阿育王使臣為王命而殺僧）的俗世人等，持續的干預、主導僧事。
- 四、依阿育王意旨處理僧爭，不依僧律公開的召集各方僧團共同舉行「羯磨會議」，作為處理僧爭的基準。
- 五、不「依經、依律」處理僧務，配合王命採取折衷雙方見解作為決斷僧爭的標準，又藉阿育王勢力排除「非分別說」的諸方僧眾。
- 六、主張「佛分別說」的優禪尼僧團，藉助王勢、憑藉自派的僧眾，以獨尊的聲勢，主導獨斷教說紛爭的「羯磨會議」，並依據「自說」舉行「結集」。
- 七、採取呼應王命、妥協折衷性的教說主張，作為決斷「大天五惡見事」紛爭的標準，使僧團無法「依經依律」的平息紛爭，導致佛教僧團徹底的

決裂。

在佛教僧團分裂的事緣中，確實是因為毘舍離僧團的大天 Mahādeva（音譯摩訶提婆）提倡「五惡見事」，才引起了僧團的紛爭。但是只要僧團能夠「依經依律」的公開的舉行「羯磨會議」，僧團不必然會因此而分裂。從佛教分裂的因緣來看，或許是因為阿育王介入僧爭，全憑君王權威行事，又藉由目犍連子帝須主導佛教的作法，才是促成佛教僧團分裂的真正要素。因此，最先從佛教僧團分出的部派，應當是受命於阿育王，經由「自部結集」來確立自部主張及見解，再廣傳於印度各方的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的「分別說部」。當時的阿難系摩偷羅僧團與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為了「五惡見事」，相互對立、是非未斷時，承阿育王命的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主張「佛分別說」），經由「自部結集」，貫徹阿育王折衷摩偷羅僧團與毘舍離僧團的意旨，再廣傳於各地作為佛教的主導思想。如此一來，對於大天「五惡見事」，在立場上相左的摩偷羅僧團與毘舍離僧團，即在君王的權威主導下，已確定無法經由公開的「僧團羯磨會議」，「依經依律」的平息爭端了，此時佛教的三大僧團，才會分裂為見解、立場分歧的三大部派。受阿育王支持的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勢盛，又再分為印大陸的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等三部，加上優波離系大眾部及阿難系上座部，阿育王時代的佛教，已分裂為兩大師承、三大部系、五部僧團。

8. 部派分裂記載改變的原因

佛教僧團在阿育王時代分裂，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也是影響後世佛教甚為巨大的事件。佛教首先分出的部派，絕對是受阿育王支持，率先舉行「自部結集」的「分別說部」。阿難系僧團與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針對大天「五惡見事」而起的紛爭，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經由「結集」的手段，將折衷兩方的見解予以「法制化」。爾後，在阿育王大力支持「分別說部結集」的影響下，已經無法「依經依律」的舉行「僧團羯磨會議」來平息「五惡見事」的

僧爭，此時處在意見對立的兩方，才會正式的決裂為阿難系僧團的上座部，以及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大眾部。

在後世的傳說中，分別說部系指責毘舍離僧團擅行受取金錢等「十事非律」，引起上座部及大眾部的分裂。這一說法，根據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十誦律》及大眾部《摩訶僧祇律》的記載比對，應當是不可信的編造（參《正法之光》第六期 p.6~p.14）。

此外，分別說部系主張原出自阿難系的說一切有部（包含說轉部、說經部）及犢子部系四部，都是出自分別說部的分派，並且自居是上座部的正統。見公元五世紀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錫蘭銅鐸部的『島王統史』⁴⁷：

「（佛滅達第二之百年時）於純粹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犢子之比丘等分離為二部。（四五）犢子部中有起分法上、賢胄、六城及正量四派。（四六）其後化地部中起分二派，說一切有、法護之比丘等，分離為二部。（四七）由說一切有而飲光，由飲光而說轉，由次第更起經說（指說經部）。（四八）由上座分出此等十一部……。（四九）」

但是在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記載，則是主張說一切有部學眾中，改學分別說部《舍利弗阿毘達磨》的犢子系正量、法上、賢胄、六城（或稱密林）等四部，還有出自分別說部系印大陸的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三部都是傳《舍利弗阿毘達磨》），都是說一切有部的支派，並且也自居是上座部正統。見玄奘譯《異部宗輪論》⁴⁸：

「如是上座部七破或八破，本末別說成十一部。一說一切有部，二雪山部，三犢子部，四法上部，五賢胄部，六正量部，七密林山部，八化地部，九法藏部，十飲光部，十一經量部。」

阿難系說一切有部與優波離系分別說部，會主張

對方是自部的支派的主要原因，應當是因為佛滅後約 250 年出自阿難系學眾的迦旃延尼子，受到分別說部傳誦的《舍利弗阿毘達磨》影響，改轉傳統經法而寫出《發智論》，才造成「唯弘經藏」的阿難系僧團分裂出說一切有部（迦旃延尼子學眾）。不久，說一切有部的部份學眾又捨棄新出的《發智論》，再改宗分別說部舊傳的《舍利弗阿毘達磨》，才形成了犢子部系等四部派。因為分別說部、犢子部系四部及說一切有部，都有信受《舍利弗阿毘達磨》的論義，這才會造成說一切有部與分別說部都互指對方是自部的支派。

關於說一切有部與分別說部都自稱是上座部的原因，說一切有部是原出自阿難系上座部，自然宣稱是上座部正統。雖然說一切有部 Sabbatthivāda 自居是阿難系上座部的代表，但是重論的說一切有部，是不可作為「依經不依論」的阿難系上座部代表。分別說部則是因為主張佛滅百年毘舍離僧團擅行「十事非律」，造成了僧團的分裂，自然是要以聯合阿難系僧團平息「十事非律」的立場自居，才自稱是上座部。當說一切有部支派的犢子部形成（150~120 B.C.）以後，阿難系說一切有部與優波離系分別說部互指對方是自身的支派，才都主張佛教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因此，公元前一世紀世友論師的《十八部論》（鳩摩羅什譯），才會提出此一說法。

阿難系說一切有部與優波離系分別說部，都主張對方是自部的支派，也都自視是上座部正統。此外，公元約一世紀以後，大眾部傳出的《舍利弗問經》⁴⁹，主張是熏迦王朝弗沙密多羅王 Puśyāmītra（184~149 B.C.）以後的古律及新律之爭，才造成上座部與大眾部的分裂，並且提到上座部又再分裂為說一切有部、犢子部，以及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由於《舍利弗問經》對於上座部的分派，是採取說一切有部的部份說法，才會讓部派分裂的說法，變成三大部系共說是上座部與大眾部的分裂了。因為從《舍利弗問經》提到的阿難系師承中，見到《阿育王傳》記載的阿難旁傳末田地，被改為阿難系的第二師，傳法於原阿難直傳的商那和修，可見《舍利弗問經》是

晚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阿育王傳》。所以，佛教部派分裂是上座部與大眾部分裂的「異說（三大部系對於分裂緣由、分裂時間與上座部系內容的說法，是都不相同）」，變成部派共說的年代，應當是在阿難系分裂為說一切有部及雪山部，說一切有部再分出犢子部（150~120 B.C.）以後，才逐漸的變成說一切有部及分別說部的共同意見（但部派分裂的原因，兩部是各說各話），而確立為三大部派共說的時間，則應當是《舍利弗問經》傳出以後，也就是公元一世紀以後的事了。

註釋：

1. 見《大毗婆沙論》卷九十九：大正藏 第 27 冊 p.511.2-28 ~ p.511.3-20
2. 罽賓：依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罽賓國考』所說，《漢書》所謂的罽賓，在喀布爾河流域，應指以犍陀羅為中心之塞族的國家。其都城循鮮城，為犍陀羅之古都，應是今之白夏瓦（Peshawar）之北約十六哩的 Pusikalāvati。東晉南北朝時代，罽賓之名轉成為迦濕彌羅的稱呼。此時代所翻譯的經論，皆稱迦濕彌羅國為罽賓。
3. 優禪尼為今西印度 Gwalior 州之 Ujjain（烏遮因）。在佛陀的時代，優禪尼為西方阿槃提國的都城，而阿槃提與當時的摩竭陀國、拘薩羅國、跋蹉國，並列為四大強國，爾後被摩竭陀國之悉蘇那迦王朝打敗，最後併入了孔雀王朝。
4. 見『島王統史』第六章：參漢譯南傳大藏 第 65 冊 p.40-14 ~ 51-3
Vedissa 卑提寫是現今印度 Bhopāl 東北 Gwalior 州之 Bhilsa。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大正藏 第 24 冊 p. 686.2 ~ p.686.3
「昔阿育王封鬱支國，初往至國次第而去。即到南山，山下有村，名卑提寫。大富長者以女與阿育王為婦，到國而生一男兒，名摩晒陀。摩晒陀年已十四，後阿育王便登王位，留婦置鬱支國，在卑提寫村住。……爾時，摩晒陀次第到母國已，母出頭面作禮。作禮已竟，為設中食，即立大寺，名卑地寫。」
5. 見『島王統史』第六章：參漢譯南傳大藏 第 65 冊 p.43-12 ~ 14
6. 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漢譯南傳大藏 第 65 冊 p.180-1 ~ 6
7. 見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大正藏 第 24 冊 p.682.2-24 ~ p.683.1-6
8. 見『島王統史』第七章：參漢譯南傳大藏 第 65 冊 p.51-

- 12～p.52-6
9.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參 大正藏 T50 p.103.1-22~27
10.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參 大正藏 T24 p.681.3-12 ~ p.682.1-7
11.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大正藏 T24 p.682.1-1 ~ 11、p.682.2-3 ~ 7
12. 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九九：參大正藏 T27 p.511.1-16~19
「大天聰慧，出家未久，便能誦持三藏文義，言詞清巧，善能化導，波吒梨城無不歸仰。王聞，召請數入內宮，恭敬供養而請說法。」
13. 見梁僧伽婆羅譯《阿育王經》卷七：參大正藏 T50 p.155.3-3 ~ 23
14. 見晉譯《阿育王傳》卷六：參大正藏 T50 p.126.2-7 ~10
參印順《佛教史地考論》p.110：臺灣 正聞出版社出版《阿育王傳》，西晉惠帝時（二九〇——三〇六）的安法欽譯，凡五卷（或分七卷），十一品。異譯現存二本：一、劉宋元嘉中（四三五——四五三）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譯，名無憂王經。《出三藏記》作一卷，缺本。其實，被誤編於《雜阿含經》中，即二三、二五——兩卷；不分品。二、梁天監中（五〇六——五一八），僧伽婆羅 Saṃghavarman 譯，名《阿育王經》，凡一〇卷，八品。
15. 見《阿毘曇發智論》：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發智論」分「雜蘊」、「結蘊」、「智蘊」、「業蘊」、「根蘊」、「大種蘊」、「定蘊」、「見蘊」。
見《大智度論》卷二：參 大正藏 第 25 冊 p.70.1-6~12
「問曰：八慧度阿毘曇六分阿毘曇等，從何處出？答曰：佛在世時法無違錯，佛滅度後初集法時亦如佛在。後百年阿輸迦王，作般闍于瑟大會，諸大法師論議異故，有別部名字。從是以來展轉，至姓迦旃延婆羅門道人，智慧利根盡讀三藏內外經書，欲解佛語故，作發智經八慧度。」
16. 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參 大正藏 第 70 冊 p.463.1-24 ~ p.463.2-12
17. 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參 大正藏 第 70 冊『部執異論』之引文 p.463.1-6 ~ 9 及 p.463.1-23；『十八部論』之引文 p.463.1-14 ~ 17
18. 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2-28~p.900.3-2
19. 見《三論玄義》：參 大正藏 第 45 冊 p.9.3-1 ~ 16
20. 見《達摩多羅禪經》『序』卷上：參大正藏 T15 p.301.1-7~9
見《達摩多羅禪經》『序』卷上：參大正藏 T15 p.301.2-8~12
「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闡眾篇於同道。」
21. 見梁僧伽婆羅譯《阿育王經》卷七：參大正藏 T50 p.152.3-13~18
22. 見晉譯《阿育王傳》卷六：參大正藏 T50 p.126.2-7 ~10
「尊者（優波）鞠多……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23. 見《島王統史》第五章：參漢譯南傳大藏 第 65 冊 p.36-1~13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參大正藏 T24 p.677.2-17~21
「優波離為初，諸律師次第持，乃至第三大眾諸大德持。令次第說師名字：優波離、大象拘、蘇那拘、悉伽符、目犍連子帝須，五人得勝煩惱，次第闍浮利地中持律亦不斷。」
24. 在阿育王的時代，商那和修已經入滅，而傳化於南方優禪尼之分別說的目犍連子帝須 Moggaliputta tissa，是優婆離系的第五代弟子，此時北方摩偷羅的優波笈多 Upagupta 為商那和修的弟子，是阿難系之第三代弟子。由於末田地傳說為阿難的弟子，師承輩份遠高於優波笈多、帝須與大天，所以阿育王子摩晒陀出家授戒的三師，才以末田地為授具足戒之師。
25. 見《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參大正藏 T24 p.493.1-12~13
26.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大正藏 第 24 冊 p.682.2-13~22；p.683.1-16~19
27. 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臺灣元亨寺出版 漢譯南傳大藏 第 65 冊 p.184-7~185-4
28. 見《大毗婆沙論》卷九十九：參大正藏 T27 p.511.3-18
29. 見『島王統史』第七章：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53-7 ~13
30. 見《論事》第五品 第一～五章：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1 冊 p.182~224
31. 見《論事》第二品 第十章：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1 冊 p.182~224
32. 見大正藏《雜阿含》75 經；南傳 SN22.58《相應部》『蘊相應』58 經
見大正藏《雜阿含》379 經；南傳 SN56.11《相應部》『諦相應』11 經
33. 見世友《十八部論》，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初譯——參大正藏 T49 p.18.1-9 ~ 13
世友此論為公元前一世紀的作品，闡述佛滅後一百餘年（秦、陳譯本都作佛滅後 116 年）至四百年期間，印度佛教分派的歷史和各部派不同的教義（即部執）。本論的作者世友，據玄奘所傳，世友是佛滅後四百餘年迦膩色迦王時人，是當時說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此論共有三種漢譯：

1. 《十八部論》一卷，鳩摩羅什初譯（西元 402~410

- 年)，完本今已失佚，現行本有梁•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卷下『分部品』長行和偈頌一段，為後人摘錄加入。
- 2.《部執異論》一卷，陳•真諦 Paramārtha 次譯（西元548~569年），真諦曾作《部執異論疏》十卷，今已失傳，現今只能散見於《三論玄義檢幽集》中。
- 3.《異部宗輪論》一卷，唐•玄奘 Hsuan-Tsang 新譯（西元662年）。
- 34.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184-9 ~ 10
- 35.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大正藏 T24 p.682.2-3 ~ 7
- 36.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187-1 ~ 6
- 37.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186-14 ~ 187-13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 大正藏 第 24 冊 p.684.1-25 ~ p.684.2-14
- 38.見『島王統史』第八章 諸方教化：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56 ~ 57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 大正藏 第 24 冊 p.684.3-26 ~ p.685.1-4
- 39.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參大正藏 第 24 冊 p.685.2-23~24
「大德摩訶提婆，往至摩醯娑慢陀羅國，至已為說天使經。」
- 40.見阿育王『石柱法敕』之橋賞彌法敕：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70 冊附錄之『阿育王刻文』之 p.63-8~11
「天愛於橋賞彌敕令於諸大官。……命和合……於僧伽中不應容此。……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此不得住精舍之處。」
- 41.見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刪至法敕：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70 冊附錄之『阿育王刻文』之 p.65-6~10
「（不得）破……比丘及比丘尼之僧伽，（朕之）諸王子（乃至）曾孫……以此令和合……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伽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此精舍之處。……不論如何，朕所希望，和合於一令僧之久住。」
- 42.見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沙如那陀法敕：參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70 冊附錄之『阿育王刻文』之 p.66-5~10，p.67 之【註 1】
「雖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精舍之處。……天愛如是昭。」
沙如那陀 Sāmāth 是古昔之鹿野苑（梵 Mṛgadāva，巴 Migadāya），佛陀初轉法輪的地方。
- 43.見《達磨多羅禪經》卷上：參大正藏 T15 p.301.1-7~13
- 44.見梁•僧伽婆羅《阿育王經》卷三：參大正藏 T50 p.140.3-6~8
- 45.見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一：參大正藏 T49 p.403.1-9~15
- 46.見《大唐西域記》卷三、卷四：參大正藏 T51 p.888.1-5~19；p.888.2-24~p.888.3-6
「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訛也），釋素咀纚藏（舊曰修多羅藏訛也），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藏訛也）。後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說一切有部傳），釋阿毘達磨藏……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鏤，鏤寫論文，石函緘封。……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孑遺。」
- 47.見『島王統史』第五章學派及師資相承：參 臺灣元亨寺 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32-14 ~ p.33-3
- 48.見《異部宗輪論》：參大正藏 T49 p.15.2-20 ~ 24
- 49.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1-11 ~15；p.900.1-15 ~ p.900.2-28
「優婆塞多後，有孔雀輸柯王，世弘經律，其孫（時有）名曰弗沙蜜多羅……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眾……御四兵攻雞雀寺。……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王家子孫於斯都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國土男女復共出家。如是比丘、比丘尼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總聞，諮諸羅漢及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時有比丘名曰總聞，諮諸羅漢及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時有一長老比丘，好於名聞亟立諍論，抄治我律開張增廣。迦葉所結名曰大眾律，外採綜所遺，誑諸始學，別為群黨，互言是非。時有比丘，求王判決。王集二部行黑白籌，宣令眾曰：若樂舊律可取黑籌，若樂新律可取白籌。時取黑者乃有萬數，時取白者只有百數，王以皆為佛說，好樂不同不得共處。學舊者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也，學新者少而是上座。」
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2-27 ~ p.900.3-5
「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他俾羅部，我去時三百年中，因於諍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於犢子部，復生曇摩尉多別迦部、跋陀羅耶尼部、沙摩帝部、沙那利迦部。其薩婆多部，復生彌沙塞部。目犍羅優婆提舍，起曇無屈多迦部、蘇婆利師部。他俾羅部，復生迦葉維部。」
※筆者註：《舍利弗問經》是大眾部的傳誦，另一相仿的《文殊師利問經》則是（大乘）教派所傳，這兩部都是出於後世學派的典籍，當中採取的部派說法，是出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誦。從《舍利弗問經》提到的阿難系師承，見到《阿育王傳》中阿難旁傳的末田地，被改為第二師，傳法於原阿難直傳的商那和修，可見《舍利弗問經》晚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阿育王傳》。



七覺分與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中道僧團 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講述於 9 月台灣四聖諦佛教聯合宣法

臺灣 法壁 錄記

修習七菩提支的禪觀法，主要是從「安那般那念」入手，修念覺分得明，次第起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菩提支。大正藏漢譯《雜阿含》746 經裡，佛陀直接清楚說明止觀的修行內容，要弟子們多修習「安那般那念」，即是念住於入、出息。佛法重視定的修習，可是定有「禪定」與「正定」的不同，「安那般那念」是即攝念專注的禪定修習而已。

「安那般那念」只是佛教裡許多修習禪定方法中的一種而已，尊者為我們說明其間的不同。比如大乘的持咒或念佛聖號，目的在攝萬念於一心，守持一念。另一種是假想觀，完全是攝心專注一處想像出來的情境，有觀落日、月輪、種子字、琉璃寶地、淨土十六觀……等等，假想內容與宗教信仰境界有關。由於對宗教忠誠，達到與聖境契合，因而內心得到平

靜。南傳慈心觀也是一樣，當觀想時內心安詳喜悅、慈善平安，將慈心的光芒散布給東、西、南、北方眾生，這種觀想對情緒療癒與道德品質很有幫助。然而，不管用任何方法來修禪定，都是因為有情眾生心猿意馬不能集中，如燭火隨風擺盪，無法照亮前路，而穩定的專注力就如同穩定的燭火。所以，修定只是手段，是為了穩定、專注的觀察生命的真相，尋得滅苦的道路，開啟智慧，這就是禪定的作用。

修定是要讓散亂念頭集中，以上的禪定法都是好的，為何佛陀只教安那般那念，將注意力放在入、出息呢？其實，在攝念專注上，一般禪定法都相差不大。那是由於形形色色的觀想方式，念頭所專注之處是作意出來的，經咒、佛號，是勝解作意而來；日輪、月輪、西方淨土，並不出現在眼前，也是在專注



力獲得集中之後，所「擬想作意」出來。由於念散亂，故需要靠專注想出意境（作意），可令念頭集中。然而，作意的對象，並非具體發生在眼前的現實，一旦念頭散亂，「擬想作意」出來的意境隨即消散，無法存續於當前的攝引念頭回於「擬想意境」的專注。禪定散失較不容易回復，這是依「假想觀」修定的缺失。佛陀所教導的「安那般那念」，是依念住於息入、息出來修，而呼吸並非想像作意出來的境界，日常作息、甚或心神散亂之時，呼吸都在。比起其他方法，安那般那念是「真實而非擬想」，當念散亂不專注時，現實的呼吸仍持續的進行，容易將專注力重新拉回。因此，所有修習禪定的方法當中，以「安那般那念」為最上。佛陀教導「安那般那念」是真實而非虛構境界，讓散亂回到注意力集中的所在，佛陀教導唯重在「安那般那念」而已。

經典上 佛陀教導的安那般那念呼吸法很繁瑣，但只要注意一個簡單的原則—不管行住坐臥，在在處處，起心動念只要念住於入、出息。然而，「安那般那念」並非是修行的目的，就好比跳高，先蹲下去再蹬直腿才能跳起來一樣，修安那般那念就是蹲下去的那一刻，只是準備工作而已，目的是要跳過去，跳過迷惑無明到正覺得明。所以修「安那般那念」要認真蹲，不過如果沒能跳起來，修行就不知在做什麼了。

修「安那般那念」是念住入出息（不是觀呼吸），待注意力集中時，就開始觀身、受、心、法等四處的「集與滅」，這也就是七菩提支中的念覺分。念覺分的禪觀法，主要在明見五受陰—色、受、想、行、識如何生起，而後了知五陰為因緣所生法。這才能夠獲得色、受、想、行、識是緣生法的「正見」，斷除五陰是「常、樂、我、淨」的妄見，所謂「緣生法則無常、苦、非我、非我所」，進而明白貪愛五陰必有「無法實現的苦惱、繫縛於敗壞及逼迫的苦」，明見唯有「當於五陰離貪、斷愛，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才能徹底滅除苦的根源，朝向生死

苦的滅盡，解脫於苦、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在此 尊者也提到慈悲與一般世人的愛是有所不同的，一般世人的愛是以「貪愛自我」為根源，作為實行關愛眾生的事。但這就好像將小石頭丟入水塘生起漣漪一樣，不管漣漪多大，中心還是那顆石頭。石頭就有如自己，從周圍眾生開始，慢慢向遠一點的水圈，用愛自己的方式，對眾生賦予關愛。在場當父母的，是否有所感？用愛自己的方式來愛孩子，你的孩子是不是會感到受不了？這表面上是以關愛他人，卻是出於「愛自己」，不是慈悲。當事者可能覺得自己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沒法契合對方的因緣及問題，從對方的優點、困境所需要的觀點，尊重對方的實況及需要，那麼愛是有漏性，有所不足的。慈悲是建立在斷除迷惑、貪瞋，以及對自己的貪愛上，以無貪的方式關懷眾生，這種慈悲的互動必然合乎事實，尊重對方，並懂得提供方向和助力，保留對方生命的空間。

《雜阿含》609 經教導我們身、受、心、法集滅觀，食集則身集；觸集則受集；名色集則心集；如理作意集則法集。平時常聽到的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是部派說法，與 佛陀教法不合。

尊者並舉《雜阿含》262 闍陀比丘經為例，告訴我們無常、苦、無我並不是禪觀的內容，而是見法、得法眼者修行之證量與遠離的錯誤。無常在破除常見；苦在破除五受陰是樂的妄見；無我在破除是我、我所的妄見；涅槃寂滅是先明見「生老病死苦是因緣生」以後，才能得見「依生死因緣的滅盡，而有生死苦的滅盡」。凡夫俗子禪觀時，不可直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這是聖弟子的證量，是見法者已遠離錯見，並得見「有生死苦的滅盡」的證量。「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是當前現實的事實，當前的事實是「因緣及緣生」，愚癡凡夫未能明見「因緣及緣生」，必是無法遠離「常見、我見」，也無法真正知

道「生死是緣生，必能依生之因緣滅而有生死之滅盡」。佛弟子必需要清楚明白，不能直觀無常、無我，否則修禪觀的第一步就是錯誤。

尊者點出世人不如實知色、受、想、行、識（生死業報）是如何起，不正見五陰是因緣生，則不知緣生是為「輾轉而起的不息之流」，誤以為死後即歸為虛無（斷見），若能如實知五陰是因緣生，則正知緣生法則「無常、無我」，而緣生的五陰則緣生不息，得不生五陰歸為虛無的妄見。又世人如不知五陰雖是因緣生，則無法正知緣生之法必是「依因緣滅而滅盡不起」，不得明見緣生的生死之流，雖不是死而虛

無，但也不會是固定不壞，這就是誤以為五陰（生死輪迴）不壞的「有見（常見）」。這是因為不如實知色、受、想、行、識（生死業報）是如何起（集法）、如何滅（滅法），才会有此「常、斷妄見」。

因此，佛陀教導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如實觀察「五受陰的集、滅法」而得見法、得明。所以，修「安那般那念」是先蹲下去，「如實觀察五受陰的集、滅法」就是蹲下去後，接著如何跳起來的方法。

此時尊者說法從「因緣法」、「八正道」，直接轉入「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教導我們觀十二因緣，應從六觸入處觀集法與滅法入手。眾生在流動如風之眼、耳、鼻、舌、身、意六觸入處生貪，而有繫縛，故心念片刻不得定。在每一觸入處觀集、滅法，明見十二因緣法，知六觸入處為無常、苦法，知斷貪愛的八正道，是斷無明迷惑得明的「四聖諦初轉、四行」。當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觸入處安住於集、滅法，正念、正智住，於六觸入處精進離貪、遠離繫縛，是精進修離貪、斷愛之八正道，是為「四聖諦第二轉、四行」。當於六觸入處已得明，已起「離貪、斷愛是滅苦正道」的正見，則能次第起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並且在六觸入處精進修習離貪、斷愛——正勤，如是次第圓滿正念、正定。離貪的正定成就，得捨離貪、瞋、癡，具足「慈悲喜捨」，成就解脫、自知生死永盡、不受後有，此時已於「四聖諦第三轉、四行」生眼、智、明、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如實觀十二因緣法、見八正道、修八正道，修念菩提支（觀四念處集法與滅法），次第起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菩提支，這兩者都是一致無別，並且正是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的菩提道次第。如是修習滿足者，成就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具足五種功德。

臺中 中道禪林

原始佛教會

都會宣法系列

主法者：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時間：2012/ 2/ 12 (週日)

9:00am ~ 4:30pm

主題：見法即見佛

一、如何見法？

二、如何正覺、見佛？

時間：2012/ 3/ 4 (週日)

9:00am ~ 4:30pm

主題：原始佛教的教義

一、轉凡成聖

二、一乘菩提道

◎上課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報名時間：2/12 課程—即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8 日止

3/4 課程—即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止

◎報名方式：傳真：(02) 2896-2303

網站：<http://www.arahant.org>

親至台北中道禪林、台中中道禪林報名（備報名表 歡迎索取）

◎洽詢電話：台中 中道禪林 Tel:(04) 2320-2288

中華原始佛教會 Tel:(02) 2892-2505

*上課當日中午提供素食便當，台中中道禪林座位有限，請預先報名，以方便法工事先準備。



中道僧團 主辦

中華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美東【正法活動】加溫

紐約道場推出週六講經班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9 月

【紐約訊】在 隨佛師父離開美國回到台灣後，紐約的共修活動，於週五晚間在紐約中國城有 師父連線說法；週日全天在紐約法拉盛道場，早上的時段 師父透過網路對法友開示說法，午齋則由出席的各位法友，以一家一菜的方式供養 Bhikkhu Aticca，之後大家分享各家不同口味的拿手菜。很多法友都感到非常歡喜，並且樂在其中。下午時間，由 Bhikkhu Aticca 帶領禪修並為大家說法與解疑。

Bhikkhu Aticca 主持的弘法講經，除了讓舊法友對佛法更進一步了解及溫習之外，也為新進的中外法友，介紹原始佛法。每周六的弘法講經有：(1) 中文班—漢譯《雜阿含》經文導讀 (2) 英文班—原始佛法介紹—以英文版的南傳《相應部》與《雜阿含》經共說的經文為內容，歡迎法友踴躍參與。

另外，法友們也在紐約、紐澤西兩地，不定時輪流參與「一元濟苦，利人利己，救助緬甸孤兒」的街頭募款活動，來鼓勵世人發善念善心，並廣結善緣向人介紹原始佛法。（紐約書記組報導）



Bhikkhu Aticca 主持的英文弘法講經班，與學員合影



馬來西亞【慈善公益活動】

怡保中道禪林濟助殘障院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9 日

【怡保訊】對在家居士來說，「信、戒、施、聞、慧」五法，是很根本與重要的修行。怡保中道禪林的成立，除了積極推展世尊正法，亦帶領在家居士進行布施濟貧等公益活動。學習依四聖諦如實知的智慧，來確立離欲、解脫的布施；實踐世尊「以智覺、離欲為本，朝向苦的滅盡，慈悲利眾」的教法，實踐佛法自利利他的精神及特質。秉持這個理念，怡保中道禪林自去年成立以來，除了每星期六晚上 8 點在會所進行「隨佛法師網路連線說法」外，亦積極進行慈善公益活動。其中包括兩次的捐血活動、醫藥保健講座、及本次的探訪殘障院活動。

這次探訪殘障院之行，本會法友募集了諸多物品（包括米糧、日常用品、食品、飲料、衣物等等），贈與怡保愛心殘障院裡的 20 名身心障礙人士。該院負責人瑪麗女士表示，怡保愛心殘障院是由一群發心的公眾人士租下目前院址，再由她負責管理。由於開銷資金來源有限，所以亟需社會熱心人士與各團契的關懷與協助。她說，該院目前收容了 20 名身心障礙人士，年紀最小的 6 歲，最大的 52 歲，多為智障、痲痺、唐氏兒，部分已被家人遺棄在該院。瑪麗女士十分感謝怡保中道禪林法友的探訪及雪中送炭的幫助該院的身心障礙人士。此次探訪殘障院活動，除了增進法友之間的互動，也讓我們學會珍惜當前的因緣，更深切明了在利他的同時，也是在自利。（怡保書記組）



台灣【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第五場

原始佛法的禪觀法要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11 日

【台北訊】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第五場講座，10 月 11 日周二晚間 7：30 在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民有里活動中心登場，主題為「禪觀法要」，恭請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尊者指出，十二因緣法是三世諸佛的無上法教，是一切佛法的核心；修行道次第及解脫，都是依十二因緣法而開展，離開十二因緣法就沒有佛法。尊者請在場的法友們脫鞋聽法，以示對世尊的尊崇。在大眾齊聲恭誦「開經偈」之後，尊者即以十二因緣法說明原始佛法的禪觀法要。

尊者指出，修行者必須先知道病因，才能找到正確的息苦方法。找正確的佛法的第一步，不是急於向外尋找善知識，而是向內探問：生命的痛苦是如何發生的？了知苦，了知苦之集。十二因緣法，就在當前的身心裡。觀察十二因緣法，就是觀察身心實況；了解十二因緣法，才能了解滅除痛苦的準則及方法。尊者並以實例協助法友，即身觀察身心之苦及苦集。有些法友於聞法時，若有所悟而感動落淚。



台灣【都會宣法】台大校友會館二日禪

原始佛教之正覺、解脫、涅槃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15～16 日

【台北訊】由中道僧團主辦、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協辦的都會二日禪，10 月 15～16 日在台北市台大校友會館登場，宣法主題為：「原始佛教之正覺、解脫、涅槃」，恭請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講述

內容涵括「正覺之本、解脫次第、苦之永盡、及傳誦之誤」四部分。兩天宣法期間，近九十位法友報名聽法，座位雖顯擁擠，但法友們聽得興味盎然；另有 8 位法友預先準備飲食資具，在尊者說法前，如法供養，尊者亦唸誦隨喜供養偈，祝福布施的法友。宣法過程中，並連線至美國加州、麻州、紐澤西及台中等道場，使當地法友亦得同霑法露。

隨佛尊者首先介紹，百年來大環境的劇變，包括戰亂頻仍、西學東漸、傳統時代轉型，在在衝擊華人佛教的發展，尤其西方實證科學的精神，更是影響學佛者開始用實證科學來研究佛法及檢驗佛教信仰，造成修行文化的改革。尊者進而勸勉法友，了解佛教在動亂下的艱難，以平常心看待新舊時代的轉變對於佛法的衝擊，因為黑暗是眾生的苦，是眾生的迷惑及貪婪所造成的，所以不要去譴責種種宗教現象。修行人要看到眾生的苦難，並在黑暗之處點亮光明。

尊者接著以 佛陀所說「因緣觀」，破斥《奧義書》思想中所謂「常、樂、我、淨」、「自性」、「平等」、「清淨本性」、「以禪定為解脫」等違反現實的錯見，並且提醒法友，學習佛法必須掌握三原則：一根據要確實、二以佛說為本、三以實際滅苦為證明。下午課程，尊者條理分明引導法友認識心理運作的過程，說明現在感官經驗的認知是如何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

第二天課程，尊者依據經文，精闢闡述無明如何生、如何得明斷無明、十二因緣法的禪觀方式及解脫次第、如何依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建立菩提道，並且教導大家如何實用因緣法增上利樂世間生活。最後提醒法友們：因緣「業報」，不是結果，而是進行式，受到當下的身口意行以及外在環境之影響而不斷改變。「守護正念」非常重要，因為「念」會影響未來。所以必須精進在當前，守護六觸入處及身口意，讓「業報趣向」一直朝向正向善向去改變。

當日課程直到下午 6 點才告結束，法友們仍意猶未盡。美國加州道場的法友們，徹夜不離地連線聽法，宣法結束時已是當地時間凌晨 3 點。



台灣【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第六場

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修習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18 日

【台北訊】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於 10 月 18 日周二晚間 7：30，進入第六場講座，由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講題為「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修習」。尊者於講座中說明「我見」之形成過程，五陰之分別觀與因緣觀之差異，以及成就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解脫道次第。共有一百三十餘位法友到場聆聽。

由於台灣學佛者眾，若干禪法相繼引進台灣，然於 佛陀所教之真實禪法，眾說紛紜。隨佛尊者以實修經驗，為法友們釐清分別觀與因緣觀之差異，表示將五陰切割別別觀察，將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且只能成就「定」卻不能成就「慧」；必須依「此有故彼有」的因緣觀察五陰，才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開顯智慧的禪觀法，必須具足四個條件：一所觀察的對象必須是現實的事實；二此事實是當前正在進行發生的；三是禪觀者親自經驗到的；四必須從因緣來觀察。

隨佛尊者於會眾中說明，解脫道的修證次第是：一先於六觸入處修因緣觀，見因緣法，得明、斷無明，成就「法智」；而後明見離貪滅苦之八正道，成就「道智」；如是四聖諦初轉，成就念菩提支、擇法菩提支，成正覺，證初果。二而後於六觸入處正念、正智住，精勤修習離貪斷愛之八正道，得空三昧、無相三昧；如是四聖諦二轉，成就精進菩提支乃至定菩提支。三最後永斷癡、貪、瞋，得無所有三昧，如是四聖諦三轉，成就捨菩提支，具足解脫及解脫知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隨佛尊者九月自美返台後，一個多月來馬不停蹄的北中弘法，十分辛勞。今晚宣法長達三個多小時，尊者因過勞而數度咳嗽，但仍勉力不歇地完整解說法智、道智與三三昧的修習次第。尊者於宣法結束後，

語重心長的對在座僧俗二眾表示，數堂課程來，已將自己多年的修學心得，毫無保留地公諸於世，身為 世尊座下的僧弟子，今日重轉 世尊「四聖諦」正法輪，不為得名得利，而是希望正法在台灣植根，濟度台灣的苦難眾生。尊者慎重提醒在場法友，佛法的大用，在於滅苦利眾，不是在榮耀自己，切勿利用佛法求名求利，聽法者若於法中得到利益，切記「仰歸 佛陀，恭敬三寶」。最後並邀請法友們一起攜手努力，讓正法根植台灣、廣布流傳。

台灣【第三期正法研習課程】圓滿結束

社區宣法 受益法友逾千人次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25 日

【台北訊】2011 年 10 月 25 日適逢第 20 期中道禪法禪修營舉辦期間，隨佛尊者為使聽法利益不致中斷，在主持禪修期間，仍不辭辛勞下山至民有里活動中心，為第三期最後一場社區正法研習課程，進行原始佛法的開示。這項社區正法研習活動，從 2011 年 2 月 15 日開始，已經連續舉辦三期共二十場，受益法友超過一千人次。

當天，隨佛尊者依據《相應阿含》聖典，一再解說十二因緣法的身心運作關係，並強調不了解十二因緣法就沒有十二因緣觀，不做十二因緣觀則解脫無門。而修行方法，尊者依據佛說，強調七覺支是佛陀教導圓滿的修行道次第，其中包含十二因緣觀與八正道。

由於 尊者慈悲，不捨眾生，當晚宣法直至近十一點才告結束，與會法友生大歡喜並於 尊者離場時，揚聲大呼「謝謝 師父！！」結束了今年在台灣的最後一場社區宣法。

錯過本次宣法活動的法友們，精勤學法來年還有機會，敬請密切注意原始佛教會網站的宣法訊息 (www.arahant.org)。(台灣書記組報導)

台灣【中道禪法十日禪】活動

中道禪林舉辦第 20 期禪修營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22～31 日

【台北訊】由中道僧團主辦、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協辦的「中道禪法第 20 期禪修營」，於 2011 年 10 月 22 日至 31 日，在台北市北投區內覺禪林舉行，恭請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為期十天的禪修活動，分為「初階」、「進階」及「中道禪」三階段進行，各地法友踴躍參與，將近九十位法友報名，甚至有馬來西亞的法友來台精進，侷於場地限制，僅五十餘人錄取入營。

本次初階三日課程（10 月 22～24 日）及進階三日課程（10 月 25～27 日），開放法友隨喜參加，最後四日的精進中道禪（10 月 28～31 日）只開放給全程參與者。隨佛尊者告訴禪修者，禪修的目的，是發現生命的痛苦如何發生、生命的痛苦如何消滅、以及找到解脫痛苦的苦提正道。來禪修，是學習實踐的方法，就是在六觸入處能夠專注覺察，才能洞徹身心實相。真正的功課，是將禪坐時的練習，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本次禪修指導內容，包括初禪修習法、健身調氣法、止禪禪病警示、菩提道的禪修次第、因緣觀的正確次第、因緣觀與分別觀之聖凡分殊，以及坐禪、行禪、臥禪之修法。

有些法友於活動後接受採訪時表示，禪修期間的聞法及實修，讓他們對於佛教演變、原始佛教教義、因緣觀禪法的內容、以及調身調息的方法，建立全新的認識。這是他們多年來所參與過的，最豐收的一次禪修營。

十日禪在 10 月 31 日下午五點左右圓滿結束。禪修結束前，法工長帶領全體法友，為十日來住寺期間不當的身語意行，向僧團師父請求懺悔，並蒙 師父慈

悲接受。五位禪修法友，當場請求歸依，由 隨佛尊者為他們傳授三皈依及五戒，成為「依止四聖諦」的在家修行人。（詳細活動報導及法友心得，將刊載於第 18 期《正法之光》）

據悉，中道禪林將於 2012 年 1 月 21 日～30 日，舉辦第 21 期中道禪法禪修營。即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16 止，受理報名事宜。有意參加的法友，可以利用傳真（02）2896-2303 或上網 <http://www.arahant.org> 報名，亦可親至中道禪林（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3 號）報名。

原始佛教會 都會宣法系列

主法者：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臺北 台大校友會館

時間：2012 年 2 月 4、5 日（週六、日）
9:00am～4:30pm

主題：佛陀的修證次第

- 一、見法
- 二、悟道
- 三、離貪
- 四、慈悲喜捨
- 五、解脫
- 六、三藐三菩提

◎上課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3 樓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止

◎報名方式：傳真：（02）2896-2303

網站：<http://www.arahant.org>

親至台北中道禪林，台中中道禪林報名（備報名表 歡迎索取）

◎洽詢電話：台北 中道禪林 Tel:（02）2892-1038

中華原始佛教會 Tel:（02）2892-2505

*上課當日中午提供素食便當，教室座位有限，請預先報名，以方便法工事先準備。



中道僧團 主辦

中華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馬來西亞【中道禪林供僧活動】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0 月 23 日

【檳城訊】2011 年 10 月 23 日，爲了歡慶三個月雨安居結束，原始佛教會檳城中道禪林首次舉行了「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活動。今年是 Bhikkhu Citta Sang Varo, Bhikkhu Dhammasā 及 Ven.Dhamminā 三位本地法師，入住雨安居的第二年。當天除了檳城的法友，也有來自北海、威省、雙溪大年及怡保的法友，一同參與此項有意義的活動。

由於中道僧團法師過著少慾知足的生活，主要目的是能在日常生活中遠離「隨慾而求」的過患。因此這次活動，除了袈裟，法師們只接受其餘三項的四事供養——飲食、臥具及醫藥。四事供養佈施的儀式，請來自怡保、威省及檳城的三位法友代表，以禮籃作四事供養，並由 Bhikkhu Citta Sang Varo 及 Ven.Dhamminā 作簡短的開示。供齋是以一家一菜的方式進行，法友們在禪堂圍個大圓圈，師父們就順序以托鉢的方式一一接受法友們虔誠的供養。

是日在二樓，同時進行捐血及烹飪班活動。本次合格捐血人數有 9 位。捐血不但是身體力行的一種佈施，更是積極救人的善行義舉，值得讚揚。午齋后，法激法友親自教導菜包及菜餃烹飪，讓法友獲益良多，大家還品嚐了美味可口的佳肴。（檳城書記組）

台灣【都會宣法】首度抵達南台灣

高雄一日宣法活動迴響熱烈

佛正覺後 2443 年／2011 年 11 月 5 日

【高雄訊】中華原始佛教會與中道禪林，兩年來在台灣宣法活動，由早期的大台北地區，擴展至台中，近日並帶動南部法友對於原始佛法的修學熱情。基於護法居士的熱忱推動，中道僧團於 11 月 5 日在高雄市

新興區十方法界慈善事業基金會，以「原始佛法，正向一乘菩提道」為主題，舉辦一日講座，恭請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主法。這是原始佛教會及中道禪林在高雄舉行的首場宣法活動，當日課程由早上 9：30 進行至下午 4：40，共有 66 位南台灣法友到場參加。美東、美西及台中等地道場的法友們，則透過網路連線的方式，同步聽法。

隨佛尊者首先感謝高雄法友提供場地，並讚歎高雄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地方，因為七年前僧團曾遊化至高雄，夜宿高雄壽山公園，隔日清晨空著肚子，便有熱心民眾供養僧團早餐，很歡喜今天能回到高雄和大家結法緣。尊者表示，由於「經」是佛陀所說，「律」是佛陀所制，而「論」是部派佛教時代的祖師所說；歷代祖師們寫於「論」中的道次第，並非佛陀原說的道次第；所以秉持「依經、依律、不依論」的原則，向法友介紹佛陀所說「一乘菩提道」的禪觀次第。

隨佛尊者指出，正覺之本，在於明見因緣法、緣生法；因為正覺，必須根據現實，而非根據想法。「無常、無我」是聖弟子的證量，不是禪觀的對象，因為否定式的表達法，只能破除妄見，不能表達真實。必須對因緣法、緣生法正智善見，才能破除常見、我見，體證無常、無我，導向離貪斷愛。尊者特別提醒在場的年輕學子，學習佛法不能變得不切實際，「因緣」是現實，「我」是妄見，佛弟子應該改變的，是違反現實的認知以及與現實脫節的行為，而不是否定當前的因緣。尊者並且以生動有趣的譬喻及示範，引領法友即身觀察緣生法。

現場數位法友，於課程結束後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聽聞原始佛法，隨佛法師能夠簡潔扼要、提綱契領的把深奧的佛法，深入淺出的詳細講解，讓他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能夠清楚掌握到因緣法、緣生法的要義，也對生命的反省有了新義，實在難得！希望隨佛法師日後能在高雄安排兩天以上的原始佛法課程。（詳細活動報導及法友心得，將刊載於第 18 期《正法之光》）



【原始佛教之止觀次第：七覺分與四聖諦的修證關係】

台中 三日禪宣法紀實

台灣書記組 法璧/錄記

2011年10月8日~10日的連續假期，台中中道禪林第一次舉辦三日禪。週六清晨天才亮，法藏師兄就從台北開車搭載法友們，一同前往台中中道禪林。這次的台中之行，除了當法工之外，和以前不同的是，要在台中作三天的停留。有備而來的我們，即一併將此行視為三日的禪修。除了交通食宿，更不忘打理身心，做個人禪修前的準備。

難得舉辦連續三日的宣法，除了來自全台各地的學眾在現場恭聆外；橫跨世界各地，有許多法友不願錯過這次機緣，亦相聚各處禪林和共修處，經由網路與各地多處連線，透過影音投影，恭聆隨佛尊者開示。尊者煦煦然、諄諄然，攝導著佛弟子們契入世尊

古老法教，引領著佛弟子一步步邁向解脫的道路。

此次的禪修說法課程，以「原始佛教之止觀次第：七覺分與四聖諦的修證關係」為主題，統貫一乘菩提道的修證次第，從正覺斷無明的方法、因緣觀與分別觀的差異、原始佛教對「名色」的定義及部派佛教對「名色」定義的演變、四念處與十二因緣觀、止觀次第與正定的開展、到「七覺分與四聖諦之三轉十二行」之一乘菩提道次第，層層深入，理路明晰。

宣法一開始尊者即指出，佛弟子應先了解十二因緣法，才能進行身心的現觀。然而今日佛教界所教導的禪法，並未與佛陀古老原說相契合，原因在於佛



弟子對經說的研究，掌握不夠深入之故。佛法講錯，輾轉相傳誤導眾生，影響難以估計，豈能隨便說說，這是說法者理當明白並戒慎恐懼之事。不僅宣說的法理要有根有據，而且必得是 佛陀的真實教法。「佛陀到底怎麼說？」這是學法者最渴盼了解的重點。

尊者說法詳實深細，聽者必須攝念一心，專注聆聽。雖然如此，整個聽法的場面卻一點也不顯得嚴肅，反而常因一個契理契機的譬喻，引起一陣會心的笑聲。是與生活經驗共鳴吧，是那麼貼切真實，透過「法」的啟發，點明了無知的盲點。

在這次說法裡，尊者也為大家找出佛法傳承所造成的問題。起初是第一次經典結集的集成，當時佛剛入滅，教法繁多，五百聖弟子為了背誦方便，將世尊所遺留下來的法教採取短篇、重點記述以及分類集編的方式結集，再別別由不同弟子記誦。由於要背誦的經文眾多，不但沒有辦法靠記憶去做比對，而且經篇難以連貫，寶貴的佛法，就此看不見全貌，以致讓修證道次第隱沒於世，成為後來佛教界實修上難解的謎題。實際上，當時存留下來的法船，零件一個也沒少，卻因為次第錯亂而無法拼湊出整艘法船，讓後世佛弟子無法藉以航向彼岸，成為千古的憾事。

接著談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對佛教影響至深的歷史—「五事異法」的始末。當時大天舉五事貶謫阿羅漢，阿育王用政治手段介入僧事；相對的，佛教僧眾也想藉由阿育王之助，建立自部的聲勢與影響力。世俗君王處理出家人法與律的大事，不僅未經依律由僧眾舉行羯磨，讓僧團回歸清淨，反聽信大天建議，採多數決。不但造成僧團激烈的紛爭，更發生僧眾被殺的事件，甚至以破船載北方上座僧眾試於江中。之後阿育王要求目犍連子帝須出面平息事端，並以「佛為分別說者」為準則來排除異見者，優禪尼南方上座分別說部僧團取得主流地位。不但舉行結集，並將集成的結果傳往全印及周邊各地。這件事端造成僧團的分裂，兩大師承終於形成三種不同主張的部派。



自此佛教分崩離析，開始有了奠定自部宗義的根本論書。經典方面，除擁有自部整編的四阿含，大眾部與分別說部並別立第五部「小部」或稱「雜部」「雜藏」。此時僧團分化成為各個部派，這段時期在歷史上稱為「部派佛教」。

隨佛尊者表示，當他追尋 世尊原始聖教，碰觸到部派佛教的真相，感到極為震驚。「五事異法」對佛教所造成的傷害，影響這麼巨大，幾經躊躇不敢告知世人，實在是離佛弟子的認知太遙遠了。後世佛教將「正覺」與「證菩提」混淆而致影響修證次第，以及種種異於佛說的論調，造成千百年來佛教思想的分歧和部派的分化，讓真實佛說逐漸隱沒，與這段歷史確有極大的關係。

在二千多年的歷史流程裡，佛教的變遷已如大樹衍生出繁雜枝節。法的延續依舊靠著一代一代智見不凡的出家僧眾，前仆後繼投身 世尊法教的追尋，並努力保存經教與律法的原貌，讓後世佛弟子仍有脈絡可

循，感謝三寶的光明以及在家護法的支持。印順法師晚年依然在尋覓原始的佛說，並編寫《雜阿含經論會編》，還原成說一切有部的部派誦本，雖然立下了探尋原始佛法的基礎，但修行的道次第畢竟仍然無法清楚展現。

多年來 隨佛尊者透過漢譯《雜阿含》與南傳《相應部》當中七事修多羅的比對，整治出合於兩部共有的古老傳誦。再從其中探詢 佛陀教法的真義，確立起「思想前後相應，教法統貫一致，修證次第分明有序」的佛法修學體系。並且探研印度佛教沿革史，了知諸部之部義與發展，終於清楚無誤的明見 佛陀教說之古、新演變過程與差異所在，抉擇出 佛陀的真實教法。並依此整編《相應菩提道次第》一書，書名意指「與 釋迦佛陀所說相應」之意。佛教界業已失傳兩千多年的四念處與十二因緣觀從此得解，復歸 佛陀經教，正覺禪法的修證次第至此得以重現於世。

佛法何以在傳承中流失？尊者為我們解說道：佛



法是 佛陀圓滿的教法，為眾生遠離貪、瞋、癡煩惱，成就聖者證量而宣講。對於崇高的佛法，迷惑煩惱的凡夫並無法完全領納。更由於歷史上不同地域、時空、種族、宗教信仰與政治干預，法的內容起了極大的變化。其間並不是任何人之過失，而是眾生的煩惱與需要之故。致使佛法在眾生界流傳，依著眾生的煩惱與需要，逐漸朝向與法悖離的四個方向發展。

虔誠信仰的情感，加上無知與迷惑，自然令信眾心目中崇高的 佛陀神格化了。如此神化式的 佛陀，不斷應和著眾生需要，給予無盡的庇佑，而成為「無限福佑的聖者」；另一方面，雖然明知修行必須付出代價，也會有所功德，卻期待自身的努力可以減至極小化，相對的收穫卻要極大化。造成佛弟子們不再努力持戒、行善、修習止觀、斷除貪瞋癡煩惱、成就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而代之以持咒或祈福儀式來滿足所求所願。這種完全依據自我需求作為主導的認知，逐漸造成「修行方法的功利化」；不但如此，由於信眾對宗教有所期待，希望只要稍加努力就能獲得永生、富足安康、無災無殃、喜樂滿足…，讓「修行的功德福利與快速的成就聖果畫上了等號」；最令人擔心的是，「現實一切為夢幻」的認知，讓佛弟子們以為「不需離於五欲之樂，仍可成就聖道」，所謂「煩惱即菩提，火焰即紅蓮；欲樂不思離，聖果也想要；不需出家戒，方便有智慧…」。

佛教為了走入眾生的世界，凡此種種方便的說法，造就了急功近利的修行法門，使整個佛教世俗化。

佛弟子當正觀現前諸法，畢竟皆依因緣而生，而凡是因緣所生法都會受到因緣的限制。因此緣生法是有其限約的，所謂萬能的 佛陀，事實上不可能存在於世。再者現實諸法，無不是在因緣的流轉裡，顯現無常與敗壞，不可能永遠富足、有樂無苦、從心所欲。佛弟子不知努力修行來斷除貪、瞋、癡煩惱，達到苦的滅盡，反將修行的功德天堂化了。

佛教世俗化的演變並無關乎對與錯，由於眾生不

同故，佛教演變的種種趨勢任誰也擋不住，這就是眾生的世界、眾生的佛教。佛法在人間流傳，改變是必然的，不需要譴責是誰的過錯，應以平常心來看待，因為這個時代不這麼做，另一個時代也會將之改變，眾生界的佛教本就隨著眾生的煩惱不停的在變化著，歷史與人性的種種影響與牽動是無有止期的。

尊者闡明 佛陀是見「因緣法、緣生法」而成就正覺，但因緣法並非 佛陀開創的教義，而是「發現」一直在世間運作的事實，因此， 佛陀並不是思想家，而是發現的覺者。在宣法當中， 尊者也引導學眾實際觀察：眼前的一切無非皆在因緣的關聯中，了解生命發生的過程終究只是緣生，人生所有的一切既不會「天長地久」，也不曾「曾經擁有」。青春、美麗、名聲、聰慧、知識、學問…都只能經驗歷程，但無明眾生卻因不知而生貪愛，一旦所求無法實現，就誤以為自己能力不足，或他人障礙阻撓，致生瞋怨，產生對立…。人生的種種恩怨情仇，都因無明而生繫縛。所謂的「因緣業報」，是由迷惑貪愛而來，而推動生死之輪的是愚癡，助長生死之輪的則是貪愛。必須在明見因緣法、緣生法，斷除無明之後，慚愧隨生，明白「想擁有」是無知，才導致痛苦牽纏；才能因此生起正見，知貪愛是苦，離貪是為道；自此開啟了離貪斷愛的八正道。

如能明見因緣現起的機轉，就會明白所有一切的發生，在影響形成的過程是無法拒絕的，也是沒辦法掌控或期待的。佛教所說的苦並非僅指感情上的“suffering”，而是現實上不得不如此，讓有情眾生面對時感到壓迫與無能為力的那種無法主宰也無能決定的苦。人們因為幻想而快樂，經由想像而自以為擁有，又誤認為是失去而痛苦不堪，若能正念、正智住，將無謂的幻想去除，世間仍然照常運作，但改變的是你的迷惑以及迷惑所造成的追逐而已。明白了之後，苦也離，樂也離了。

尊者也談到「造口業」的問題，提醒我們與人相

處，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今日見他犯錯，明日也許已然改過。批評他人過失者，應有學法的基本警覺，如果明白緣生法無常，今日所見的他，也就不是昨日犯錯的那位了。學法者不念舊惡，這種認知與度量無關，而是具有因緣法的智慧之故。緣生的現實悉皆無常，他做不好僅只是昨日之事，若你失了正念，不曾警覺，將之傳於四方，在眾生認為他不好時，或許他已經改變了。捫心自問：「你有否造口業？」學法者應有所明白，最怕腰彎不下來，每個人都是凡夫起修，從來沒有人一次就成功的，其間必有許多摸索與做錯的經驗，想想，即使 世尊本人，也是經歷長久修行才證悟解脫的。修行人最怕自戀自慢，說法與你不同即爭辯不休。實則不是法的問題，而是為了自尊或利益之故，最後還不能避免與人結仇。學佛之人不與眾生說對錯，他沒有要做錯，談對錯不但傷感情，也是沒有用的。重要的是大家都是在生死輪迴中的眾生，不需要因為差異而相互對立，這正是現代佛弟子應有的認知與態度。學佛的大用，是在現實生活中得利，修學佛法用在實際人間，講事實就好。

尊者一向用生命在宣說佛法，三天中，他耐心地從佛教歷史的演變一路道來，為學眾們一一詳加解說；關聯到法義處，就引領學眾翻閱佛典以經解經，更不時舉出生活經驗所及的例子，或就當前身行、語行、意行著手實證觀察，如是深入淺出、諄諄不倦，務必讓大家能明白法的真實義。

三天的說法，在質上相當紮實，在量上雖繁多卻理路分明。正如 尊者所言：「小草僅需要加一點露水就能活得好好的；而這一趟量多質實的課程卻是澆灌大樹成長的資糧。」得幸參與聽法的我們，不僅有機會對歷史重作認知；在深入了解法的內涵之後，更是深深地受到震撼。尤其被視為可成就的大樹，驚喜之餘，除了感恩甘霖的澆灌，更加策勵自己步步成長，把握此生難得機緣度越疾苦，方能成為蔭澤眾生、屹立不移的大樹。





伸展雙手 送愛到緬甸

紐約／無明氏

Bhikkhu Aticca 提議我們紐約的法友們，多投稿《正法之光》，尤其是參加過「一元濟貧」活動的同修們，應該把經驗刊登出來與大家分享。他問我們，是否因為年紀較成熟、閱歷較豐富，因此對「一元濟苦」所接觸的事物感到不外如是，而提不起興趣寫稿？

Bhikkhu Aticca 的提問，引起我反思，每次募捐發生的事，的確都大同小異，若說不能擦出新的火花，這說法是否可以成立呢？捫心自問，平日看待身邊發生的人、事、物都麻木不仁，對事物的觸覺也不敏銳，但從因緣法的角度來看，人與事的變化是不會有重複性的，我們的心境當然每次也不一樣。

回想多次參加募款的經驗，最初幾次的活動，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記得首次在戶外擺攤時正值盛夏，當時太陽直射我的頭頂上，熱力幾乎可以把生雞蛋燙熟。我們穿著黃色法工背心，汗水淋漓地在街上來回走動大聲呼喊，法工的熱情溫度，比陽光還猛烈千倍。我們不但豎起了緬甸孤兒的海報，而且把攤位端正地放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圖書館牆邊。此處人來人往十分熙攘，我們不停地四出派發傳單，一面高喊濟貧口號以吸引路人，一面向他們解釋我們捐款的對象是誰、目的為何。在活動期間，雖然遭遇很多路人的白眼：有些人望一下我們便面無表情地走開，有些人冷漠地說聲 NO，更甚者有位中年婦人叫我滾開不要防礙她走路。在旁的法友看在眼裡，不免擔心我會因此感到難堪而影響了情緒。然而當時我絕對沒有半點兒氣餒，我認為捐助孤兒是件光榮、神聖的工作，受點委屈何必大驚小怪呢？

在募捐的過程中，我慢慢地體會及觀察到各式人等各自行為模式的特點，例如，向那類人士勸募會有較高的成功回報率。從中觀察，發現外籍人士較亞裔人士更熱心支持公益事宜，三分之一會對我們有正面的回應，並且比較有禮貌也比較慷慨，十分令人讚歎。戴著耳機走過的青年人表現最差，可能他們只懂得欣賞音樂世

界，忽視身處的現實社會。銀髮族則稍為好一些，有些長者不願捐助，可能是她們有心無力的緣故。現今市道不景，生活指數不停升高，百物騰貴，靠退休金過活或吃老本的人不勝其數，真的是入不敷出。我深深地體諒他們的苦衷。我發覺最樂意捐助的，是那些手牽著年幼子女逛街的壯年父母群。可能是他們希望給子女留下好的榜樣，讓他們從小就知道「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所在。

第二次活動期間，隨佛法師在百忙中，抽空來現場給我們打氣加油。師父當時穿著長袖袈裟，在烈日下比我們穿短袖的不知熱多少倍，莫非修行高的僧人，抗熱力比常人強些？真是不可思議。師父在場的攝受力非常強大，原本不太熱鬧的攤位，因為師父的出現，馬上聚集很多人群，他們不但各自發心把鈔票投入捐款箱內，而且恭恭敬敬地接受了師父遞給的結緣品。看到如此熱烈的反應，的確給我們很大的鼓舞。該日，我們由中午 11 時，一直忙到下午 2 時多才結束，猛然記起大家尚未用午膳，當時供養師父的時間已錯過，因此師父只接受了一碗豆漿果腹當午餐，師父戮力利他的精神，令我十分敬佩！

師父回台灣初期，每當我路過圖書館旁同一位置時，腦海中都會浮現出隨佛師父當日在烈日下陪伴著我們一起結緣的慈祥身影。人總是有喜怒哀樂與七情六慾，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都會用感情去思考問題，我也不例外。幸好學了因緣法後，比較容易調伏內心的起伏浮躁，能以正念去看待每件事物的遷流變化。我現在的生活方式，比以前踏實很多，自從患病後，更加認識到活在當下的重要性，勉勵自己能出多少氣力就去做多少事情，在能力範圍許可下，盡一己之綿力，為救濟孤兒出一份力，發一份光。

在此呼籲大家：伸展出您的雙手，把愛送到緬甸去！

新澤西州 「一元濟助緬甸孤兒」活動隨筆

紐約 法中

10月9日新澤西州的法友們，一起參加了 隨佛師父第一次以網路連線的方式，為美國的法友們授一日一夜八戒。下午最後一場活動，仍然是 4：00～5：00 在法拉盛圖書館前的「一元扶助緬甸孤兒」募款活動。

這項活動，在紐約法拉盛已持續了將近兩個月，成績斐然，也為我們新澤西州的法友帶來一股動力。募款結束，收拾東西時，法毓師姐即建議，我們新澤西法友們也可以在新州 Edison 舉辦一個募款活動，一方面擴大參與層面，同時也藉機把 世尊所教導的佛法，傳播給有緣的大眾。自利利他、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我也有此想法，因此馬上贊同。並且建議金門超市是個很好的地點，華人眾多、而且超市經理也非常

的幫忙及支持。個人曾參加其他團體舉辦的幾次募款活動，也曾不同的超市做過募款，金門超市無疑是最適宜的地方。在徵得 Bhikkhu Aticca 法師同意後，當天就帶了法工背心、結緣品、宣傳單。法毓師姐剛好認識金門超市的經理，她可試著去詢問及說明，法壽師兄說他也認識，如果他們有疑問，可以讓經理知道法壽也是同一個團體。結果事情進行的很順利，就決定在 10月15日（星期六）中午 11：00～下午 3：00 進行「一元扶助緬甸孤兒募款活動」。

星期四、五，利用上班休息時間，跟幾位同事、朋友宣告此一活動，請他們一起來參加「一元扶助緬甸孤兒」的活動。星期六出發前，我打電話給一位好朋友並順路去看她，而且跟她說正要做募款活動。結果好朋友捐了 20 元，開始了今天募款活動的序幕。



到達金門超市時，已過了 11 點。遠遠的就看到法毓、法澤師姐已站好位子，法川、法傑也都各就各位，看到我走過來，法毓師姐大聲對我說：「師姐請捐獻愛心」，我說：「當然囉！」隨即將好朋友的 20 美元，投入法川師兄抱著的募款箱。募款箱是法傑做的，大小很適中，四面貼滿了宣傳照片。我忍不住對它讚美了一番：「good job！」

穿上法工背心後，趕緊加入陣營。我面對著前來買菜的人，法毓則面對著買菜出來的人，法澤站在我們對面也面對著來買菜的人，法川抱著募款箱，法傑則拿著照相機猛按快門。大家一手拿著宣傳單，一手拿著慈經誦以及師父說法的 CD，忙得不亦樂乎！不久，法輪及法汶也過來共襄盛舉，他們住在曼哈頓，今天剛好有事到新州，就事先安排他們一起參加募款活動。

看到父母帶著小朋友一起來買菜，我們趕緊把握良機，勸帶著小朋友的父母親布施行善。父母的愛心捐款，無形中給孩子們良善的影響，我們也不忘送上 CD 和他們結緣及祝福。有位年青的小姐，停下來捐了一塊錢，我也順手遞上 CD，她說只捐一塊錢不好意思拿 CD，我說這是結緣品，她才收下，同時又捐了幾塊錢，才滿心歡喜的離去。也有些人會跟我們說：現在沒零錢，買菜出來才捐款，我們也是滿心歡喜的回應：「沒問題！」果真，他們買完菜出來也都捐了錢。雖然有些人對我們的勸募充耳不聞，或直接搖搖頭，我們還是欣然接受。畢竟每個人有其不同的因緣，這次不會，不代表下次不會。因緣是不斷的在改變中呈現不同的面貌，所以我們不會在意別人的拒絕。

看到有位男士在與法澤聊著，捐了款後問我們團體的背景，原來是世界日報駐新州的記者，幫我們拍了張法工合照，又問是否可給一些中道僧團的資料，我們當然很歡喜有一個可以宣揚原始佛法的機會。

前一天晚上，打電話給幾位以前的同事和朋友，邀約他們參加，大家也都如約前來，贊助捐款。在金門超

市前，臨時才打電話給以前的一位美國同事，告訴他我們在超市門口做緬甸孤兒的募款，這位美國同事也來捐了 50 美元。這位同事是好幾年前我跟他介紹某慈善團體後，他即每年都請我代轉捐款給那個慈善團體，雖然我離開公司了，他依然請我代轉捐款。今年第一次見面，他除了捐助緬甸孤兒，也請我代轉支票給那個慈善團體。感恩他的愛心不斷與忠誠的承諾。

不知不覺，已近下午兩點半了。大家似乎都忘了時間，也忘了肚子餓了。法川師兄的募款箱也越來越有份量，因為特價午餐只供應到下午 3：00，也耽心法倫與法汶一大早就趕來新州現在一定餓著了，法毓師姐下午還有事，我晚上還要到另一位師姐家跟一幫朋友勸募，所以大家決定收攤了。

用完餐大家一起到法毓師姐家，在法毓師姐家吃完點心，就與法川師兄先行離開，再到超市買了菜回家，因公路塞車，回到家已是晚間 7：00 了。匆匆忙忙將東西塞進冰箱，整理好東西，馬上又開了半小時的車回到 Edison，嚴師姐早已等在門口。向眾多老朋友問好之後，我跟大家分享下午做了幾個小時為緬甸孤兒勸募的活動，也請好友們一起響應，之後回到家，已是半夜 12 點了。

路人的愛心，同事們的愛心，老朋友的愛心，塞滿了我的心。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www.worldjournal.com

新聞網 | ePaper | 分類 | 黃頁 | 社群 | 購物

紐約 舊金山 洛杉磯 溫哥華 多倫多 新澤西/賓州 波士頓 芝加哥 大華府 亞特蘭大/佛州 休士頓/達拉斯 回首頁 北美華人 美國 大陸 台灣 香港 國際 財經 影藝 體育 科技 時事論壇 醫藥 法律 藝文 生活 閒聊

原始佛教會 為緬甸孤兒募款

(圖與文：記者劉偉)

October 19, 2011 06:00 AM | 546 次 | 0 閱 | 2 讚 | 0 評



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新澤西信眾上周末在愛迪生金門超市開展「一元助貧、利人利己」，慈悲救濟緬甸孤童的活動。有不少華人民眾慷慨解囊，支持慈善活動。

據參加的義工表示，該會是由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ipassana) 在信眾支持下，長期關懷幫助緬甸孤兒，創建中華、馬來西亞和美國的原始佛教會，並成立公益的慈善組織「扶助孤兒」，多年持續關懷、救助緬甸孤兒。緬甸是佛教國家，人口 89% 是佛教徒。由於國家封閉，人民貧窮，尤其鄉村兒童許多處於缺乏教育和飢餓狀態，需要有心者救助。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原始佛教會為緬甸孤兒募款](#)



紐約 New Yorker

10月22日星期六，法友們決定在紐約Manhattan Chinatown，展開首次「一元濟苦」救濟緬甸孤童的募款活動。一大清早，法曦就從Manhattan駕車來Flushing 紐約中道禪林，將「一元濟苦」為孤童募捐的用具設備及宣傳品，載去Manhattan Chinatown。早上9：30，法伽已經在街頭等候，先找尋適合擺設桌子的空位，也順便向附近的攤販打個招呼，請問他們是不是可以在旁邊暫時佔個位置。過一會兒，一位熱心學佛法的美國男士也來幫忙。法友們找到一個街角的好位置後，請法曦將車開過來，卸下設備，擺起募捐的攤位，並開始播放「慈經」CD，吸引了一些路人的注意。

悠揚的音樂與優美的歌詞，飄揚在這個攤販與顧客正在做金錢交易的Chinatown街頭市集，勸發路人來行慈善，救濟緬甸孤童。當時，出來逛街購物的路人還不多，顯得有些冷清。但法友們無畏陣陣冷風，仍然笑臉迎人地向路過的當地居民與觀光客勸募，請他們捐款給緬甸孤童。一會兒，竟然有幾位歐洲觀光客來捐款、簽名，並拿了宣傳品。

不久之後，法宣及他的女兒，突然出現來幫忙，讓法友們士氣大振。法宣笑容滿面地，用感性的語詞向路人勸募，說小孩子肚子餓，捐一元就可以讓孤兒一天不挨餓，有時遭遇路人的白眼或拒絕，也說多謝並祝他們平安，他女兒則站在他旁邊一齊招呼。法進稍後也加入勸募陣營。有這麼多位法工在幫忙，也吸引了路人因好奇而走到攤位前詢問，並拿了原始佛教會的宣傳品。此時突然有幾位攤販，推著攤販車與貨物來到原始佛教會的攤位前，似乎此處是他們平日販賣的地點。法友們只好將攤位搬移到旁邊的轉角處，繼續募捐。

上午11時之後，路人越來越多。法友們偶而還遇到街坊鄰居或朋友，打個招呼後，他們也來寒暄並隨喜做慈善捐款。有幾位西藏佛教徒也來贊助，還拿了「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的CD。後來快發完宣傳單時，趕緊請那位熱心的美國男士拿去複印，然而他走遍了附近幾條街，竟然找不到影印店。勸募活動在中午12時結束，那位美國男士則將折疊桌與宣傳品放在小拖車上，搭乘地下鐵搬回紐約中道禪林。



Kindness

by Anon Y. Mous

It takes courage to be kind. Even before committing the act, we must have the gall to think we can interfere with life and change the future. It's not as impossible as it sounds; we just have to take that first step.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my father one night when he proposed I join him in doing some charity work that weekend. The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was fundraising in Chinatown Saturday for impoverished orphans in Burma. The goal was to get \$1 donations from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It seemed simple so I agreed without hesitation. The day arrived and I readily donned the uniform, a yellow vest with the temple's logo on the chest and across the back. Despite being a seasoned volunteer, I suddenly felt nervous. From my right I heard a fellow volunteer call out, "Please help the orphans! Just \$1 to feed the hungry orphans!" That snapped me out of my uncertainty. I tried to forget whether or not I was "ready" and ignored my fear. I stepped up to the nearest pedestrian and uttered the words, "Would you like to help the orphans?"

The first step is always the hardest. Talking to absolute strangers is always scary. Asking for money is even scarier because it's a sensitive topic during both good and bad economic times. We can keep talking to ourselves to reason against taking that first step immediately and stall for time. However, doing so completely defeats the purpose of volunteering. During every minute wasted people who may contribute to the cause are walking away and once they are gone, the opportunities are most likely gone for good.

It gets easier the more we do it. Within a few hours,

we will meet all kinds of people and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more effectively to get our point across in the few seconds we have to speak with them.

A large percentage of pedestrians will ignore us, refuse to help or otherwise react negatively. After all, it is a busy street. People have things to do and places to go. We are merely obstructions in their way and thus, an annoyance. We will encounter similar situations and people throughout our lives. What better way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m than through doing good? As long as we are polite and respectful in our conversations, there is no reason to let the negativity affect us. The more we encounter these, the easier it will be to just let them go and move on to the next person.

The smaller percentage includes generous donors and those who take literature/CDs or promise to spread the message on to others. They may be few but their smiles and acts of kindness further empower us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Acts of kindness can boost our self-confidence and even make us feel happier.

At the end of those few hours, we did not have an overflowing donation box but I was proud of the few dollars that came from people I spoke to. Hopefully, they had good things to tell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of their experience. If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spread the message to their friends, a chain of kindness will grow.

It does not take much to be kind--even to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whom we may never meet. We just need to take that first step. I did! Can you?

善

善心需要有勇氣。在作出善心的行動之前，你必需先有「膽子」去想：我們有能力去干預生命，改變未來。我們只需要踏出第一步，事情不會像聽起來那麼困難的。

有一個晚上，我同老爸一起吃晚飯，他提議這個週末，跟他一起去做點慈善工作。他說，原始佛教會在這個禮拜六，會在唐人街街頭，做「一元濟貧」募款活動，救助緬甸貧窮的孤兒，目標是向儘可能多的人勸捐一塊錢。聽起來很簡單，我毫不猶豫的就同意了。

到了那天，到了地方，穿起了原始佛教會黃色的背心，雖然我經常做各類的義工，可是我突然之間感到有些緊張。在我的右邊，我聽到另一位在場的義工在呼喚：「請幫幫孤兒吧，只要一塊錢就可以讓他們不用捱餓！」這些話把我從遲疑當中拉了出來，我不再理會我是否心理準備好了，也不管心裡面的害怕，我踏步上前，走向最接近的一位路人，努力地擠出幾個字來：「您可以幫幫孤兒嗎？」

第一步，總是最難的；跟完全陌生的人講話，總是令人害怕的；向人開口要錢，更是可怕，因為，無論經濟是好是壞，錢，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我們可以跟自己說盡百般理由，去拖延時間而不走出這第一步，可是，這樣做，不就是徹底的與義工的原意相反嗎？每一分鐘的浪費，就會看到那些有可能贊同善舉而又會捐款的人們，因為我們的猶豫不前而走遠，而一旦走遠了，那些機會也就極可能隨之而永遠消失了。

我們做得越多就越容易，在以後的兩、三個小時內，我們會碰到各式各樣的人，我們會從中學習到如何地溝通，如何在我們能與他們講話的短短幾秒鐘內，有效地傳達我們的訊息。

大部份的人會不理我們，拒絕幫忙，甚或作出負

心

紐約/法宣的女兒

面的反應，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在一條繁忙的街道上，他們也許趕時間，也許有事做，有地方要去，而我們是在擋路呀！在我們的生命裡，我們也將不斷地碰到類似的情況和類似的人們，有甚麼比透過做好事，來學習如何應付他們更好呢？只要我們言語有禮，態度尊重，沒有甚麼理由讓負面的東西影響我們，我們接觸這些負面的人與事越多，我們就越容易「放下」他們，趕緊去找下一個可能有善心的人。

小部份的人，包括那些慷慨解囊的，那些拿了 CD 和小冊子的，那些答應把訊息傳開去的，他們雖然為數不多，但他們的微笑，他們的慈心，卻鼓勵了我們繼續努力。慈善的行為，可以增強我們的自信，甚至能令我們更快樂！

在那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的捐款箱並未爆滿，但那少少的、來自我接觸的善心人的幾塊錢，卻足以令我自豪。希望他們能夠有好的經驗去跟家人和朋友分享，如果他們的家人和朋友又把訊息傳開給家人和朋友，善心也就會傳播和成長。

做一個有善心的人並不難——即使是對那些在世界另一邊的，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遇上的人。我們只需要踏出第一步。我已經這樣做了，你能嗎？



麻省 十月份一日禪

麻省書記組

隨著十月份秋天的來臨，很難得的是，在 師父不在身邊督促大家、鼓勵大家的情況下，麻省的法友還可以自發的組織了一個月一次的一日禪。雖然麻省的法友人數不是很多，但是在修習原始佛法的道路上，一直是腳踏實地互相鼓勵，努力修行。師父也鼓勵大家以後可以經常有這樣的共修，互相鼓勵增上。

這是一個秋高氣爽，天氣非常好的禮拜天。一大早，大家興致勃勃的來到講堂，希望在這樣一個天時地利具足的環境下，憑藉各自的努力，在道業上繼續增上，更踏實的從禪修中帶來切身的體驗。早上 師父以連線給大家授八關齋戒，隨後師父慈悲的為我們開示了一個多小時。今天師父主要開示的內容，是以信、戒為基礎。師父告訴我們，持戒是很重要的，是修定跟修慧的重要條件。持戒可以於生活中自我調治調伏，於眼耳鼻舌身意六觸入處，令念不繫縛、不貪愛、不追逐。對佛、法、僧生不壞淨信，對十二因緣法生信。

在開示中，師父還教導我們，要度越人生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因緣敗壞、無常、苦的世間的一切，都不會讓人滿意的。在你跟人交往的過程中，在你看到別人優點的同時，對方的缺點就已經伴隨而來，所謂買一送一，不可拒絕與逃避。那麼，我們是不是經常要誇大對方的缺點，而不願意看到對方的優點呢？這樣失實的想法與做法，勢必在現實的社會中，讓彼此痛苦。在你好不容易看到對方優點的時候，過分誇大的看到跟介意對方的缺點，也會影響那好不容易承認的對方的優點。人生在世不要這樣。因緣的相互影響讓我們知道這樣的想法與感覺，並不會讓我們過得比對方快樂。最後 師父幽默的跟大家講，慈悲的方式，就是對方缺什麼，你就補什麼。對方缺乏管教與正確的想法，你就罵醒他。對方缺少鼓勵，你就鼓勵他。這就是缺什麼，補什麼的慈悲說法。法友們聚精會神

的聽著 師父開示，頻頻點頭。看來在現實生活中，大家還真有同感，都「欠」點什麼，需要「補」點什麼。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不過大家都很喜悅，內心充滿平靜和法喜。法友們也都感恩 師父不厭其煩的教導我們，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因緣下對大家做適時的開示，並且時常鼓勵大家精進修行。每次聽完 師父的開示與教導，大家都像充滿了電的電池，精神飽滿，準備發揮能量，即使大家都了解因緣法的自我敗壞的真相，大家的衝勁也許會隨著因緣的轉變而慢慢減弱，但是在大家鬆懈的時候，只要有修行的決心跟親身的體驗做基礎，加上 師父不停歇的鼓勵與指導，法友們還是會繼續精進向前的。

隨後大家開始自己禪坐。每位法友都很認真的遵照 師父教導的「安那般那念」的修習方法來練習，慢慢漸入佳境。大家禪坐了一支香又一支香，每個人都很有明顯的收穫。大家很歡喜今天一日禪的經歷，期待著下次共修的機會。



檳城中道禪林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紀實

檳城書記組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僧伽 Ven. Citta Sang Varo、Ven. Dhammadisā 及 Ven.Dhammadinnā，依循佛教的生活形式，在三個月的雨安居期間（vassa）固定的居住，不遊化，分別安居在檳城及怡保中道禪林。

2011 年 10 月 23 日，Ven. Citta Sang Varo、Ven. Dhammadisā 及 Ven. Dhammadinnā 在雨安居（vassa）結束之後，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檳城中道禪林的護法們借此一盛事，在檳城中道禪林首次舉辦「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

「PHAPA 雨安居供僧」慶典進行的前一天，發心的怡保居士們早已護持著 Ven.Dhammadinnā 來到檳城中道禪林。慶典儀式從上午 10 時正進行到下午 5 時正。慶典儀式在開始前，檳城中道禪林寬闊的禪堂幾乎都被踴躍而來的檳城、威省及怡保法友們坐滿了。準 10 時正，擔任這次活動的司儀法寂居士，正式宣佈慶典開始。在大眾起立後，隨即唱起三寶歌，莊嚴的歌聲在悠揚音樂的伴奏下，響徹會所，震撼了大家對於佛、法、僧生起敬仰、恭敬之心。在 Ven. Citta Sang Varo、Ven. Dhammadisā 及 Ven.Dhammadinnā 帶領下，全體法友在佛像前點燈、獻花，表示敬意。

依慈悲為本，行人間善行。檳城中道禪林借這盛典因緣，利用二樓的空間，同時進行捐血活動。從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1 時正，檳城中道禪林邀請自檳城私人醫院來的醫生及護士們，為願意行善的十方佈施者進行捐血，一起來幫助世間因病痛而受苦的眾生，讓他們減少需血的煩惱與苦痛。

約上午 10 時 15 分，由 隨佛尊者主持的網路連線宣法，穿越空間的隔礙和國度的界限，提早 15 分鐘從臺灣連線過來。正在進行點燈及獻花儀式的法友們，

馬上加速完成點燈及獻花儀式，與在臺北中道禪林參與十日禪修營的臺灣行者們相互配合，開始聽聞 隨佛尊者傳達 佛陀「修證道次第」的開示。隨佛尊者以大正藏《雜阿含》及南傳《相應部》經典的古老經典共說，說明「修證道次第」及「禪觀的重點」，讓馬來西亞的法友們也能與臺灣法友，同步瞭解 佛陀所教導的禪法，為他日禪修奠下基礎。

在尊者結束上午的宣法時，時間已經接近中午時分。為了爭取時間，Ven. Citta Sang Varo 在領導大家讀誦「轉法輪經」後，與 Ven.Dhammadinnā 分別做了簡短的致詞與開示。Ven. Citta Sang Varo 對檳城、威省及怡保的法友們來共慶這個殊勝慶典及護持僧團，深表高興、讚賞，並且祝福大家平安、吉祥。Ven.Dhammadinnā 在致詞及開示中也祝福法友們，並感謝法友們這一年來對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的護持。Ven.Dhammadinnā 提醒法友們，遵循佛陀的法及律而修行，應當時時刻刻反省自己的行為，逐步修正改善。Ven.Dhammadinnā 同時也對法友們護持僧團深表感謝，解釋 佛陀所教導而形成的僧團，是以男女出家眾所組成、並由男女在家眾護持。希望大家能夠依止 佛陀的意願，以僧伽為主導，共同合作，把 佛陀的正法弘揚開來。

之後，法寂居士隨即宣佈，由檳城、威省及怡保中道禪林的三位法友——仁高師兄、法萱師姐及法慧師兄一起代表法友們，把三份包裝好的物品，供養給三位法師。由於中道僧團的法師們秉持「離慾解脫為道，少慾知足為念」的信念，過著少慾知足的生活，法師們已有足夠的袈裟，因此這次供僧物品不包括袈裟，法友們只是做四事供養中的三事。在以一家一菜的方式供養三位元法師前，法友們也借此盛典的因

緣，與三位法師共同拍攝團體照。中午時分，PHAPHA 雨安居供僧慶典活動，在法師們以托鉢方式接受飲食供養後，法友們也到二樓的齋堂用餐，分享大家帶來的美食。

用過齋食後，大約下午 1 點，法激法友即刻開始進行“PHAPHA”雨安居供僧慶典的另一項活動，即菜包及菜餃烹飪班。法激法友親自教授製作菜包及菜餃，從搓、捏及調配餡料的品質及火候都不可含糊。法激法友舉例說，如果在搓、捏的力量上不足夠，所製作出來的包子就會在過程影響當中，改變了包子和菜餃外皮的彈性，就算事後在烹飪上加倍火候補救，也沒有當初搓、捏力量足夠所製成的那般可口了。這使得在場學習的法友們，從製作烹飪包子和菜餃的過程中，也實際看到因緣相互影響之下所造成的優劣產品。

下午 1 時正，“PHAPHA”雨安居供僧慶典之另一項捐血活動，也圓滿結束。有 9 位佈施者捐出血液，成就了佈施的善行，他們把握機緣幫助了需要血液的

苦難眾生。對於一切善行，中道僧團都願意支援與配合。烹飪班的包子和菜餃也陸續蒸熟，慷慨的法激法友把熟了的包子和菜餃一一分送給法工們，慰勞他們一番。持續下來的是 Ven. Citta Sang Varo 領導法友們實修坐禪、行禪及臥禪，每項實修活動都幾乎用了 40 分鐘，間隔 10 分鐘休息。法友們都相當精進用功。

慈悲的 隨佛尊者，在下午 3 點 30 分重新登上法座，又繼續以網路視訊連線為法友們宣法，闡述 佛陀教導的「禪觀的重點」。尊者一再引述古老經典的共說，教導法友們禪觀的入門，並從而引導法友們依循佛陀的教誨，起八正道，追循 佛陀所留下的「古仙人跡」，正向菩提道。

下午 5 時 30 分，「PHAPHA 雨安居供僧慶典」接近尾聲，隨佛尊者帶領法友們皈依四法與迴向，大眾在頌唸「Sadhu! Sadhu! Sadhu!」聲中，結束這場殊勝的慶典。



檳城第四屆八戒淨修營紀實

檳城 書記組/報導

檳城中道禪林於 2011 年 10 月 9 日，舉辦第四屆「八戒淨修營」一日活動。本屆學員都是來自北馬一帶的法友，如威省、檳城和霹靂。

當天黎明時分，三位中道僧團的法師，帶領已報到的法友們點燈、供花和讀誦早課。接著法工們準備早齋供養僧團，學員們這時也陸續前來報到。八時正，法工長講解活動的常規與介紹道場環境，之後 Ven. Bhikkhu Dhammadisa 再度帶領大眾讀誦經文，接下來學員們靜坐大約一個多小時，等待身在台灣的導師隨佛尊者與我們連線，傳授八戒。

這次的一日淨修營，與以往不同。法友們不只持清淨戒律，同時又得以一整天聆聽師父在台灣台中透過網路向檳城、威省和紐約的法友宣說正法。聽法的時間過得特別快。師父從早上為法友開示至中午，再從午後繼續說法至傍晚。一口氣講了好幾個小時的佛

法！法友們腦袋都被「灌飽」了，一致讚歎師父能把世尊深奧的佛法精簡地表達出來，讓聽眾獲得正見、正智。大家都法喜充滿！直到網路連線結束，法友才警覺到身體的疲憊。大家馬上離開蒲團，或行禪，或站立著把後背靠在牆上當「粘壁魚」，有些坐在長凳上，有些上洗手間。慈悲的 Ven. Bhikkhu Citta Sang Varo 覺察到大家的疲憊，便讓法友們修臥禪十五分鐘，還指導新學員臥禪前的運動和方法。之後法友繼續精進打坐、行禪。

傍晚六時三十分來臨時，眾法友一起做晚課，接著由法工長代表大眾向僧團請求懺悔。大家拍了大合照之後，便各自迅速地清洗道場，圓滿今天所修的功德。

“人生無常，生命短暫，眾生應精勤不懈，守持清淨的戒律，聽聞正法，正向菩提道。”



【檳城第四屆八戒淨修營心得】

自利利他 邁向菩提道

馬來西亞／法得

光陰荏苒，已是 10 月。從今年 7 月至 10 月，這已是檳城中道禪林為淨信佛法僧、想依循 佛陀教說的信眾們，所舉辦的第四次八戒淨修營了。

檳城中道禪林的法工們，對於辦理淨修營的忙碌，早已習以為常，各自暫時擱下生活中的雜務瑣事，有默契地自行在工作崗位上做好營前的準備。一向看起來挺健壯、也是當中一名法工的我，卻在舉辦八戒淨修營的前兩天病倒了。胃器官的抽痛，令我動彈不得地捲曲在床上。雖然打了針，服了藥，每隔五至十分鐘期間，胃器官還是痙攣，疼痛到我冷汗直冒。

在黃膽水一次又一次從嘴裡不受控制的嘔吐出來時，經由 隨佛師父所轉達的 佛陀教說「緣生法故無常、非我、非我所」也因境觸動，迴蕩在我的腦海中。身處在病痛折騰、百般無奈的種種感受下，我嘗試正視承受問題的因由，拼命地修習安那般那念，專注於息入息出。如果不是因為明白了 隨佛師父苦心傳達的 佛陀教說，病中的我，不會懂得實地把握因緣觀察當下的身心，還是會依照無明人的「我見」來認為身體的損傷及痛苦，是能在昌明的醫藥下受控制的。在生病的經歷中所能做的，也只不過是一味關心和顧及身痛，大大地忽略了內心所起的反應，對「緣生法故無常、非我、非我所」更永遠的不知、迷糊。雖然有幸做了佛弟子，卻又可憐地不明於 佛陀珍貴的遺教，白白活了這輩子。

所用的藥物開始慢慢見效，疾苦在隔天開始逐漸減輕，淨修營舉行當天，我幾乎已經恢復得七七八八了。一踏進會所，師父們、及一部分知道我生病的法工們，都關心地慰問，令我感受到關愛和溫馨。因為生病的事情，驚動了大家，讓忙著的大家也都擔心了

兩天，心裡好過意不去。

檳城中道禪林的法工不多，大家其實也像我一樣，之前法寂、法星、Ven. Citta Sang Varo、金添師兄、法淨，都已陸陸續續輪流生病過了。養病的這兩天，讓我感觸體會良多，法工們早已經把禪林的事務融合在自己的生活當中，色身的累或病，已成為次要；盡力把活動辦得好來利益大眾，才是主要。看看法淨，還是那麼輕聲細語，不急不躁，溫文接待陸續報到的學員。才加入法工行列的金添師兄，熱心地出錢出力之外，還把女兒和太太都帶來客串法工。至於法星的積極，招攬了兩位年輕人，為我們的法工行列注入寶貴的新血，解決了巡視及拍攝工作的人力不足。為了打點食物，法林、年長的法需、惠蘭阿姨、法亦阿姨，常常捨掉聞法自利的機會，辛勞地往來齋堂和天台（臨時廚房）。法寂對自己沒辦法擔當好職務，常感到極度的壓力，飽受身心的折騰而鬱鬱寡歡。在這一年當中肯學習，盡自己所能把職務妥當的辦好。如 隨佛師父的教導：修行是自我提升，是體會，是轉化內心，而不是對他人或環境做要求。

除此之外，感恩許多幕後法工，如：法澈、法忍、法傳等，二話不說地鼎力援助；也感恩來參與的威省法工和法友們的慈心，不分彼此的盡力協助；還有風雨無阻地護持 Ven. Dhammadinna 來到道場的怡保共修學員，共同成就這次的淨修營，使其圓滿進行。

佛陀所期望發展的，是由出家人領導，在家眾護持。僧團要深入了解佛法，全心全意修行，教導學習。最後，寄語十方共修的法友們，希望大家能以歷史和經典中記載的護持者如頻婆娑羅王、給孤獨長者等做典範，護持遵循 佛陀原說的中道僧團，自利利他的邁向菩提道。



民有里社區宣法花絮

臺灣／法壁

在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民有里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的正法研習課程，進入了第三期。透過法友間的口耳相傳，前來聽法的學眾，較諸前兩期，更為踴躍。僅管下班時間的台北交通，屬於尖峰時段，然而欣求佛法的法友們，無論颳風下雨，仍從各方輾轉乘車到場聽法。隨佛尊者不辭辛勞，秉承世尊古老的智見，踏入疾苦眾生的內心，一步步帶領學眾，從對佛法的正統認識，逐次進入原始佛法的修學核心。

遊化世界各地，用生命在弘法的隨佛尊者，難得能在國內親自教導。因此，宣法活動行程緊密，需用的文宣品與設備，必須及時備妥，這便成為法務組極重要的任務了。勞煩總務的師兄們，在每個活動結束後，都得花費心思分類，再辛苦搬運。幸好同修不時伸出援手，同心協力將事前需要的物品送達。

宣法時間未到，法勵師兄和法

禪師姊總是提早到場，將會場桌椅一一就位，排列整齊。最辛苦的是懸掛活動布條與佛像，常見法勵師兄一個人高高站立在長桌上，扶著壁面將掛繩拉起，動作雖然熟練，仍不免為他捏把冷汗。他的默默付出，給我們很大的鼓舞，帶動更多同修儘早趕來幫忙。宣法講台的佈置以及法座的擺設，就由早到的法工完成①；投影銀幕和音響設備的裝置，也有法正、法崇、法源等師兄輪流負責；有時會看見法緣師姐在報到櫃檯整理結緣品……。同修們分工合作，由於心志相投，做起事來分外順當。七點不到，群聚電梯口的法友，就讓場面熱絡了起來，穿著法工背心的法通、法因及法純三位報到組師姐，早已準備就緒，開始熱忱迎接新來的法友②。陸續湧入的法友逐漸填滿座位，也有提早列席的南、北傳法師，更見親臨現場聽聞正法的可貴。

忙碌當中，出現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讓台下的我，心也跟著吊在半空中。原來是銀幕上方的燈泡過亮，影響到投影字幕的清晰度，這時見到勇氣十足的師兄們，站在長桌上卸下照明燈泡，等到下課之後再歸回原位。看見他們這麼神勇，忍不住提醒他們需適度的注意安全。

這三期民有里宣法的事前作業，從場地的申請、佈置、主持司儀...等等，都仰賴法務組的安排。法禪師姐熱心抱來一大盆鮮麗的蘭花，置上桌几之後，整個講堂立時顯得生氣盎然。貼心的法霖師兄也不曾閒，除了配合時間恭候接待師父之外，穿著西裝一派紳士的他，下課後，不忘繫上圍裙，將有點重量的蘭花抱回家裡悉心照顧，以便下回再捧來莊嚴講座，為一次的宣法活動增添雅趣。

在停車場入口處等待師父座車



1



2



3



5



6



6



6

的法藏師兄，更是風雨無阻，時間未到就忠實守候，待他將座車開入停車場，數位同修立即將宣法所需的物品搬入講堂，法霖與法力兩位師兄也隨即陪同 隨佛尊者與僧團入內。

講台正中懸掛著莊嚴的佛像，「禮敬 佛陀」的背景音樂如清澈的溪澗靜靜流淌，宣法禮堂一片寧靜。隨佛尊者一說法，台下學眾即淨慮凝神恭聆智慧的法音。法住師姐捧著相機，不時轉換角度，深怕錯過值得記錄的歷史場景。坐於一側的書記組，也開始振筆疾書，除了專注於法義的理解，並將內容書寫記錄^⑤。尊者每次說法，切入的角度都不同，我們從小在家庭、社會所建立的知見與價值觀，經過正法的洗禮，漸漸的不再僵化死板，以為理所當然。智覺的佛法，有別於當前宗教，它不以怪力亂神或祈福儀式，讓人迷惑而無從選擇；不用單一的因果對等關係，來理解現實人生；而是培養因緣智見的視野，開啟多方角度來面見世間種種現實，教導我們面對生活的智慧，務實解決痛苦憂惱，遇事、臨人，即於當前正念正智住，不起迷惑，自利利他。

尊者講法，並非制式的讓我們端坐聽法，在深入法義的時刻，總不忘教導我們攝念專注，以恭敬心、感恩的心，預先脫鞋、合掌恭誦：「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

來真實義」，領納 世尊珍貴法教。直至宣法結束，才著上鞋^④。不但如此，說法內容時時隨著情境巧妙變化，好比引經據典時，架設好的投影銀幕就派上用場^⑤；需要記住的法要，就叮囑大家書寫下來；時而要我們舉手、轉頭親自觀察；或碰觸身旁的同修，感受身心的變化；或拿起講桌上的紙張、滑鼠、保溫瓶、紅外線投射筆來譬喻，引導學眾觀察^⑥。尊者總是耐心的、不厭其煩的將甚深法義，深入淺出的展演示現，不時添加幽默雅趣，務期讓聽法的學眾契入法義。

宣法結束時，大家合力將物品歸位。走出禮堂，常見法友於尊者座前請法釋疑。得聞正法的感恩，以及親臨現場的感動，讓聞法者卸下積累於心的重擔，懷抱滿滿法喜，一身輕快地踏著夜色歸去。

（後記：誠如參與發心的同修所言，民有里的宣法活動，不僅讓佛法走入街鄰小巷，親近民眾日常生活圈；也再次驗證了法工之間，彼此共事與協力成就的默契和凝聚力。舉辦活動，常會碰到臨時狀況，一旦原先計畫有了改變，不僅考驗應變能力，也讓我們不能迴避的見到內在所受的衝擊，也因而對引發的起心動念，有了一分警覺與檢驗的機會。當事情進展順利，由於已經習慣了一向運作的流程，反而不易覺察；卻在面臨不曾預期的異動時，才驚覺內心對原先計畫的認定，有多麼執著。一環接著一環所造成的起伏，是否該認真的如理作



真實之道 傳給眾生

10月15～16日台北都會二日禪現場採訪報導

台灣 書記組 法源/採訪整理

【本刊訊】10月15／16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的都會宣法活動，十方法友熱情踴入，現場座無虛席。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以「原始佛教之正覺、解脫、涅槃」為主題，深入淺出地分析新舊時代衝擊下華人佛教的變革、原始佛教之精義、以及如何將因緣法活用在現實人生中。本刊書記現場直擊，採訪四位新法友，分享他們接觸原始佛法的新鮮事。

◎採訪蘇○蓮居士（王○晶之四孀）和王○晶居士



採訪書記（以下簡稱 訪）：你們是在什麼樣的因緣下聽到有這個活動？

蘇居士（以下簡稱 蘇）：就是看到

《慈雲雜誌》介紹，然後覺得這跟我所想的佛教理念很像。我平時都只是在家裡誦經念佛，不然就是參加寺院辦的三時繫念。

訪：你覺得早上聽 師父說法對你的生活有沒有什麼益處？

蘇：有啊，幫助很大。對正法的了解，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 師父講得很清楚，讓我覺得法喜充滿。

訪：大概是對哪一部份最有印象和感覺？

蘇：是他講父母和小孩的關係，如手心 and 手背，這個在和家人生活相處中很有幫助。

訪：特別是當小孩問你比較疼誰的時候！（笑）

蘇：對對對，他這講的是一種智慧。還有，他說痛苦不是業障造成，其實是無明和貪愛。我覺得這個對我幫助很大。

訪：你以前大概接觸哪些佛教團

體？

蘇：最開始是接觸到助念。

訪：念佛的嗎？

蘇：對，再來是接觸台北那個三時繫念的法會，因為阿彌陀經裡面有講那個生死，感覺可以跟海報所提的涅槃相互接軌。還有，因為她也想參加（指著王居士，以下簡稱 王），只要是佛教，正面的那種，她都會想參加。

訪：聽說她剛（從巴西）回台灣？

王：對，兩個月了。

蘇：在巴西都有參加佛教的活動。

王：巴西的道場沒有像台灣的道場一樣，那麼好，資源如此充足，真的覺得台灣人超有福報的。因為巴西是基督教的信仰地區，所以當地人對佛教完全沒有概念。很多事情是我需要去做的。

蘇：她在巴西都在幫忙佛教的事情，想更進一步的擴大，他把

台灣這邊的作法學起來。

王：把組織運作方法學起來，帶過去巴西。

訪：了解。

王：我覺得 師父這邊講得很深入。而我們那邊，都還在學習如何在那種環境下，把佛教介紹給完全沒有概念的地區。我本身參加密教，因為我父母親都是參加密教的。

訪：是噶舉還是格魯？

王：密教吧，可是我跟我先生還有參加學道的，兩邊我都參加，因為我覺得兩邊都是教人要學好，做好人，我不會覺得需要分別。只要是他們的優點，我都拿來學，然後常常跟人家結緣。

訪：早上的聽講，有沒有什麼感想？或印象比較深的部分？

王：我都寫在筆記本，現在可能會忘記。

訪：沒關係，現在還想得到的，就是印象最深的。

王：印象最深……喔，很多都是很重要的。對了，就是剛講的那個脫離生死輪迴的，是非常重要的。還有那兩組八個字的……

訪：是說「奇蹟之道留給自己，真實之道傳給眾生」嗎？

蘇、王：對對對。

王：這個我真的覺得很實用，因為很多宗教會排斥啊，產生對立的。用這句話，就不跟眾生吵這些（個人經驗），就不會分別對立，找出和他們共鳴的部

分，這個宗教是教我什麼，一起找出共通點。

蘇：她從小是在巴西出生的。

王：我是在巴西土生土長，所以中文怪怪的。（笑）

訪：不會不會，聽起來還蠻順的。

蘇：師父講的就是很生活化，我們用得到。

王：很生活化，不會很死板。因為有的人就是一就是一，不會一點一，然後覺得非常的靈活，不是死的。

訪：所以以後 師父有機會在巴西發展的話。

王：可以啊，這是我們的福報，那太好了。

訪：謝謝兩位師姐接受採訪。

◎採訪陳○義居士

採訪書記（以下簡稱 訪）：陳師



兄是在什麼樣的因緣下，接觸到這邊的？

陳居士（以下簡稱 陳）：我是上北投社大的課程，接觸到法隱居士，就是這個因緣。然後在中華原始佛教會成立一週年的時候，法隱居士要歸依，因為我們同學間有連繫，所以才去山上參加活動，從那時候開始接觸中道僧團。

訪：原來如此。師兄學佛大概多久了？

陳：從沒有學過。

訪：都沒有學過？

陳：我是在一個很傳統的家庭，就是所謂道教的那種，拜觀音、拜媽祖、拜土地公，什麼都拜。初二、十六；初一、十五，家裡怎麼拜，我就跟著拜。就是隨著家庭成長，去接觸拜拜，不是真的佛法。

訪：師兄這幾次聽下來…。

陳：很好、很好。我四十幾歲還是貪婪的人，其實到這個階段，不貪婪也不會缺少很多啦。可是就覺得好像缺少什麼？會有這種認知啦。接觸之後，我想會讓我的未來走得更好，這是我自己想的啦。還有很多我還是不懂。當初一開始，真的是聽不懂啊；什麼眼耳鼻舌身意，我真的真的聽不懂，沒有接受過相關的。法隱居士以前在上課，有時候會提到一點佛法，可是他是比較屬於在家居士型，所以講的是比較生活方面的，可以讓我們坐下來聽，感覺蠻好的，就好像那種心靈學藝班。

訪：我了解。

陳：他不是用佛法的觀點一直在上課，好像有一點點在給我們打基礎這樣。然後我再接觸到隨佛法師，然後我坐得住，還沒有睡著（笑）。我是這麼覺得啦，像這樣的接觸有機會多聽，有善知識，我認為應該要

多接觸。這種東西（佛法）也不是那麼快，沒辦法一下子就轉化到內心裡，我想多接觸總是好的。

訪：師父這樣開示以來，師兄覺得對哪些部分最有印象？可能現在想得到的，就是最有印象的。

陳：就是因緣啊，就是因緣啊。就是相信聽得到的、看得到的。我還沒有辦法歸納出什麼樣強烈的訊息，讓我特別有印象的。但是他不像我們一般人聽這種佛教、輪迴好像迷信什麼的。我會覺得是很正面的訊息，我是覺得不會讓我排斥，不像一般世俗的那種拿著香燒什麼紙的。就像師父講的，不需要的就不要，就類似這樣子，其實很直接很正確。其實我是有這種感覺，可是不知道會得到什麼，我就是多接觸。

訪：謝謝師兄，採訪就到這裡。

◎採訪張○雨居士

採訪書記（以下簡稱 訪）：張先生



是在什麼樣的因緣下聽到有這個活動？

張居士（以下簡稱 張）：我去參加一個禪修，裡面一個師姊介紹你們這個團體。

訪：請問是在哪個團體禪修的呢？

張：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

訪：喔，強帝瑪尊者那邊。

張：對對對。

訪：請教一下，早上的聽講，有沒有什麼感想？或印象比較深的部分？

張：我是覺得，聽得不會想打瞌睡。

訪：跟以前所學有什麼不同嗎？

張：是不太一樣。像師父講「奧義書」的時候，很多人用類似的禪修方式，那就不知道假如說觀念不正確的話，還能悟道嗎？這是一個疑問。

訪：了解，有機會可以直接請教師父。師兄，聽你這樣講，你應該學佛蠻久了吧？大概有多久？

張：大概十幾年了。

訪：當初是什麼樣的因緣讓師兄開始接觸佛教的？

張：反正就是一些人世間的無常吧。所以會去找尋心靈的依靠，宗教就是這樣的東西吧。

訪：聽起來，師兄是對禪宗有所研究，是從禪宗開始接觸的嗎？

張：也不能說對禪宗有研究，是最近比較有接觸。聽一些法師的開示，參加他們一些禪修活動。一開始是接觸南傳佛教，只是說台灣的原始佛教ㄟ...，因為這個道場也是知道沒有多久，那個師姐沒跟我講我還不知道，原始佛教只有一些比較零星的道場。

訪：所以師兄是從南傳的開始接

觸，現在接觸禪宗。

張：中間也有接觸一些，例如觀音法門。

訪：所以今天聽到隨佛法師講這些，會不會有些搞不清楚、有些衝突的地方？

張：老實說，也不能講衝突啦，因為大乘佛教有他一個說法，原始佛教有他一個說法，又不能說哪個對、哪個錯，我也不曉得對不對。畢竟我們修證的程度還沒到那邊。但是我要說啦，像有些人也是有修證的，也不能說很擁護啦，但是他們還是覺得大乘的說法還是不錯的。師父當然沒有直接針對大乘批評，但是這中間詳細的內容，這我不知道。

訪：請問師兄還有沒有什麼想表達的？

張：其實我自己是還有疑惑啦，依照禪宗他們的理論及修行方式，也是可以見道啊，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訪：謝謝師兄，採訪就到這裡。

（後記：後來我跟這位師兄介紹大師父所講的「禪宗之印證法」CD，以及一些討論之後，張師兄第一天原本坐在後面倒數第三排且沒有做筆記，第二天就坐到前面第二排靠中間走道的位置上，極認真的聽講做筆記，並且報名十日禪。第二天下午下課，跑來跟我說「原來如此」，滿是歡喜。）

中道禪林聞法心得

臺灣／淨義

就讀高中時，我在同學的邀約下，參加了佛教青年會的活動，開始認識到 佛陀的教法。在佛法資源不是很充足的年代，當時能接觸到的佛教著作，幾乎都是通俗的介紹文章，或是勸人發心的「善書」。系統而深入介紹佛法的書，有如鳳毛麟角。大學一年級加入佛學社團，偶然在社團書櫥裏看到一部《雜阿含經》，翻閱之下，發現內容樸直，和當時最流行的經典差異很大。沒有華麗的詞藻，也沒有神話的色彩，而有「論語」一般的真實性和親切感。用心細讀了一部份之後，卻發現經中義理深奧，不容易理解，也找不到任何註解的書籍，只好先擱下了。

進入職場三十年，一直都以虔誠的佛教徒自居，雖然參加了許多道場的活動，對 佛陀所教導的修行法門，卻仍不得窺其堂奧。最近幾年，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因而有機緣閱讀南傳的經典與著作，也下載了許多南傳法師開示的影音檔案，細心聆聽之後，覺得南傳佛教有關修行的內容，比傳統佛教所教導的，具體而有次第。過去華人一直把南傳佛教貶抑為小乘，為了瞭解史實，於是認真閱讀水野弘元以及西方學者所著的佛教史，因而較清楚地認知了佛法的流傳與演變，並且理解南傳佛教比漢傳佛教更接近 佛陀原始教法。於是請購了帕奧禪師的一系列著作，也從舊書攤找到覺音論師的《清淨道論》，期盼從這些論著當中，探索修行的次第。

南傳佛教的論著中，對於「安那般那念」的教導，比傳統道場所開示的「數息觀」，我覺得更清楚而且有經典的依據。也知道藉由出入息念，可以修習「止禪」，但心中一直困惑的是如何修習「觀禪」？書中不斷強調，修「止禪」只能得到「定」，想要得到「慧」必須修「觀禪」，得到了「慧」才能解脫生死輪迴。論著中所提到的各種觀法，曾經令我非常疑惑，如何藉由觀想「青、黃、赤、白、光明、虛空」來斷貪、瞋、癡呢？如何藉由觀想「地、水、火、風」，而產生智慧呢？

一次偶然的機會，從網站上聽到 隨佛法師的錄音檔，在聽完「精進佛七專題說法——淨土真義」七天的開示之後，突然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長久以來，南北傳佛教對於有沒有「彌陀淨土」的爭議，經過 隨佛法師精闢的剖析之後，已經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阿彌陀佛在極樂淨土教導眾生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而 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也是教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我們又何必捨近求遠，何必為彌陀淨土是真實存在或方便說而爭議不休呢！

在聽完 師父所有的開示錄音之後，對於佛法的真義有了正確的理解，而對於止觀的修行方法，卻仍然不得其門而入。想要前往台北聆聽 師父的開示，卻因為家住台中，星期假日又經常需要上班，以致無法如願。非常幸運地，台中「中道禪林」在 2010 年 10 月 17 日成立了，我報名參加了當天的活動，聽聞 師父開示「十二因緣法及菩提道次第的原說」、「原始佛法的根據與探究」，獲得很大的啟發。接下來，今年農曆春節，到北投「中道禪林」參加了一期三天的禪修營，聽聞 師父開示深刻的法義，每天都有豐碩的收穫。而對於「禪修」的完整認知，則來自於 9 月 10 日 師父在台中的開示，師父依據《雜阿含》第 810 經，佛告阿難：「有一法，多修習已，乃至能令二法滿足。何等為一法？謂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能令四念處滿足。四念處滿足已，七覺分滿足。七覺分滿足已，明、解脫滿足。」從這段經文，以及 師父以經解經、相互印證解析之下，讓我對於「禪觀」的理解，有了重要的突破。10 月 8 日， 師父慈悲護念中部地區的佛弟子，將原本一天的弘法延長為三天，講題雖然不是直接針對禪修，內容卻和「禪觀」密不可分。由於現場不能錄音，所以需要加倍專注聆聽，並且勤做筆記。回家之後，對照法本的經文和筆記內容，再做一番思惟，觀念就更清楚了。

我個人是屬於聽覺型的學習者，拜現代科技之賜，我把師父在網站上流通的開示錄音，都存放在 iPod 裏面，隨時反覆聆聽。師父的每一場開示，都值得一聽再聽，而且越聽越能夠有深入的體會。參加了 10 月 8 日的弘法之後，我第三度聆聽「精進佛七專題說法——淨土真義」的錄音，發現第三集、第四集、第六集的開示，就是在指導「禪觀」的要領。依據師父所指導的原則，再持續聆聽師父闡釋「四念處滿足、七覺分滿足」，乃至於四聖諦、十二因緣、八正道的真實義，相信當生成就「須陀洹」果，並非遙不可及的目標。

常聽到學佛人說，現代人業障深重，不容易成就菩提道。從這幾年的經驗來看，我覺得現代人比古人更有福報。藉由便利的資訊流通，使我們的眼界得以開闊，能夠認識到佛法的真實義。像隨佛法師這樣窮畢生之力，在遍學南北傳經典之後，再回歸到佛陀最原始的教法，並教導眾生，這也是古人所沒有的善因緣。當我在聆聽師父開示或是聽錄音時，彷彿置身極樂國土，聽到「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極樂世界不在西方，而在當下，這是我切身的體悟。願以此與同修們共勉。

原始 真實 事實 現實

臺灣／釋宗泉法師

真實、事實、現實的人天導師 佛陀，您所親教的原始正法教理（十二因緣法、緣起法），在隨佛尊者和中道僧團法師們日積月累的默默耕耘，將被隱沒二千多年原始正法教，還原重現，回歸原始教法真相。於 2011 年 9 月 25 日在台北台大校友館，點燃正法之光。感恩諸位尊者親臨會場。同時也感恩華人世界諸位法友多年來默默耕耘宣導，使原始法輪不斷續轉，讓苦海眾生都搭上原始正教之法船。

佛陀依十二因緣法成正覺，因緣法乃是修行的核心，能斷生死輪迴的根本。佛陀正覺認清生命的真相，教導世人如實看世間，緣起的世間，不能被主宰、被掌握、被控制，世間沒有不變之事。現前生命（五蘊）是因緣所生，即會敗壞，因此不能擁有。現實生活也是如此，事事物物都是在相互影響呈現，當在呈現那一刻，因緣又改變。

在大藏經《雜阿含》第 347 經中，佛陀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先問苦因何而起，再問苦如何滅之道。先知道真實，才知道什麼是不真實。我們要在現實找到滅苦之道。大正藏《雜阿含》第 53 經：「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在大正藏《雜阿含》第

262 經中，佛陀說：「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又說：「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修行要接納 佛陀珍貴的真實教理（因緣法），才能正向菩提。我們都是生死輪迴中的朋友，應當彼此尊重、包容、相互關懷。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身為弟子，應當依止佛陀親教菩提道次第綱要：四聖諦、十二因緣法、八正道，成就解脫，正向於菩提。

《法句經》：「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慎勿放逸！

釋宗泉 合十

Sadhu ! Sadhu ! Sadhu !

十大破功預言

佛說：諸法因緣生，緣生法則無常。應知「未來尚未確定，無法預知」。

美國末日預言家康平（Harold Camping）近日再次發出末日預言，這位 90 歲的加州電台大亨說，到了 10 月 21 日，一切「可能」都要同歸於盡。這位「家庭電台網」（Family Radio Network）所有人在最近的廣播談話中說：「我在重新研究這些問題時，真的開始認為，末日來臨時不會有任何眩目景象。末日會非常、非常平靜地到來，可能就在下個月。它會來的，就在 10 月 21 日。」

但康平今年稍早信譽掃地，他預言 5 月 21 日是聖經中「被提」（Rapture，信徒升天）的日子。全美各地相信此事的民眾花了數百萬美元作廣告，向世人發出警告，但最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康平並不是第一個搞烏龍的末日預言家，類似的事蹟一再重演。以下是時代雜誌（Time）選出的 10 大破功末日預言：

1. 米勒派信徒

米勒（William Miller）或許是歷史上錯誤預言家中最知名的。他 1840 年代開始宣傳世界末日，他說耶穌基督會在睽違多年後再臨，還說 1843 年 3 月 21 日和 1844 年 3 月 21 日之間地球會陷入火海。

他在公眾集會中散播這項看法，同時用當時的技術（海報、時事通訊、圖表）傳播。受到他預言影響，10 萬名米勒派信徒（Millerites）在 1840 年至 1844 年間變賣財產，躲到山中去等待末日。過了那天之後，米勒將日期改到 10 月 22 日。10 月 23 日後，忠實的追隨者找了個說法解釋，然後形成了基督復臨安息日運動（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movement）。

2. 1994 年康平

福音主義者康平預言 2011 年 5 月 21 日是世界末日，這並非他首度預言。康平 1992 年出版名為「1994?」的書，書中宣稱 1994 年 9 月中旬，基督將再度降臨，世界在此日終

取材轉載自 中央社網路新聞 Oct./17/2011

結。康平所預言的日期是根據聖經中的數字和日期，當時表示他「99.9%確定」計算是正確的。

但是世界並未在 1994 年結束，也沒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結束。後者是康平在前一預言失效後提出的。康平 1995 年告訴「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我像是放羊的孩子，喊了一次又一次狼來了，而狼並未出現。這並未對我造成一絲一毫困擾。」

3. 2012 年

對不少人來說，2012 年代表許多意義，其中多半不是好消息。一項新時代（New Age）信念主張 2012 年是人類經歷肉體和精神轉化的年份。某些人則預言，2012 年某一天，地球會跟一個黑洞或一個以 Nibiru 為名的行星相撞。

但是或許最多人相信的說法，據說來自古馬雅文明的中美洲長期曆（Mesoamerican Long Count calendar）。許多學者論證，這並非源自中美洲長期曆。對此說法的若干解讀表示，我們所處的第四個世界，會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終結。這種想法引發由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主演的災難電影 2012，劇中海嘯將美國約翰甘迺迪號（John F. Kennedy）航空母艦推往華盛頓，撞毀白宮並使總統（由丹尼葛洛佛 Danny Glover 飾演）罹難。

4. 布拉罕與五旬節派的預言

1963 年 2 月 28 日日落前，亞歷桑那州西北部居民見到「亞歷桑那共和報」（Arizona Republic）稱為「一片極度美麗而神祕的雲」在沙漠上飄過。五旬節派（Pentecostal）牧師布拉罕（William Branham）當天登上日落山（Sunset Mountain），宣稱他見到 7 位天使，向他透露啟示錄中七印的意義。

幾天後，他回到印第安納州傑克森維爾市（Jacksonville）布拉罕紀念堂（Branham Tabernacle）自己的教會。他花 7 個晚上布道 7 講，解釋七印的意義與他所

見 7 個景象，這使他預言耶穌會在 1977 年重回地球。布拉罕未能等到那天，1965 年 12 月死於德州一場車禍。

5. 德國明斯特的再洗禮派

基督新教改革時期，成千上萬激進教派出現，宣揚一種世界末日、千禧年信仰。再洗禮派拒絕多數政治組織和社會階層，嚮往一種理想化的神權政治聯邦。1530 年代，在農民起義的風潮下，一群再洗禮派掌控了德國的明斯特市（Munster），將其譽為新耶路撒冷，等待基督再臨。

但是，明斯特的情况絕非理想的基督教聯邦。來自荷蘭萊登市（Leiden）的裁縫波克爾森（Jan Bockelson）自稱為「末日的彌賽亞」，娶了幾房妻妾，發行預告世界末日的貨幣，而將城裡民眾的生活搞得像地獄一般。再洗禮派占領明斯特結束於 1535 年血腥圍城。

6. 「消失的偉大行星地球」和其他預言書

如果你聽從林西（Hal Lindsey）的預言，你可能已經更改好幾次「世界末日」的日期了。林西 1970 年代出版的暢銷書「消失的偉大地球」（Late Great Planet Earth），曾預言世界會在 1988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某個時刻毀滅。

他引用許多全球事件解釋人類末日來臨的原因，像是核子戰爭、共產主義威脅和以色列復國。林西後來所寫的書雖然交代較不明確，但他暗示信徒不要打算在 80 年代以後還想待在地球上，然後將時間改成 90 年代，再改成 21 世紀。

林西不只對世界末日作出錯誤的預言，他還帶起預言書籍的風潮。

7. 千禧蟲危機（Y2K）

這天原先或許是讓盧德運動者（Luddites）或其他痛恨科技人士證明其信念的一天：結束世界的不是罪或宗教預言成真，而是電腦。200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幾個月裡，分析家猜測全球電腦網路可能崩潰，造成世界民眾生活機能障礙，因為人們依賴電腦來儲存、傳遞、分析最重要的資訊。

問題在於許多電腦設定為只用兩位數紀年，意思是 2000 年可能會變成 1900 年，讓電腦化了的集體思維天下大亂。結果並未如此。除了某些國家停電外，新年來臨並無宿醉以外的大事。

8. 大衛教派

柯瑞許（David Koresh）帶領的「大衛教派」（Branch Davidian）1993 年在美國德州威果（Waco）附近 1 座莊園邁向末日。這個教派是從「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分裂出來的一個派別。柯瑞許自稱基督轉世，宣揚 1993 年為世界末日。

當局獲知大衛教派被控在聚會莊園藏有武器，以及傳出虐待婦女和孩童案例，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在 1993 年 2 月對這座莊園進行搜索。

大衛教派信徒也反擊，造成當局 4 名幹員和 6 名信徒喪生。

柯瑞許說服他的信徒待在卡梅爾山（Mount Carmel），並拒絕投降。雙方緊張對峙長達 50 天。美國聯邦調查局 4 月 19 日展開攻堅並爆發槍戰，數十名信徒喪生，包括柯瑞許在內。

9. 耶和華見證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嚇壞了一些人。但是它對錫安守望台書社（Zion's Watch Tower Tract Society，現在稱耶和華見證人 Jehovah's Witnesses）來說則有如嗑藥般的迷幻。

書社創辦人羅素（Charles Taze Russell）先預言基督會在 1874 年無形的重返世界，再預言 1914 年會再次重返。一次大戰 1914 年爆發時，他將大戰詮釋為聖經中的善惡大決戰與世界末日的徵兆，並稱之為「外邦人時代」的終結。歷史未能證實他的預言。

10. 1666 年倫敦大火

在基督教傳統中，聖經啟示錄把 666 這個數字描述為「野獸的印記」。因此，歐洲人擔心 1666 年到來並不令人意外。1665 年，倫敦大瘟疫造成 10 萬人死亡，占了當時倫敦 1/5 的人口，使許多人預言末日將近。

1666 年 9 月 2 日，火苗從普丁巷（Pudding Lane）一個麵包鋪開始延燒。大火蔓延各地，持續 3 天，燒毀了 1 萬 3000 棟建築與數以萬計家屋。不過，因火災喪生者不到 10 人，雖然很慘，卻非世界末日。

美國一元濟助緬甸孤兒活動留記



新澤西州 Edison 舉辦的「一元助貧、利人利己」募款活動



世界日報駐新州的記者劉偉，所作之現場採訪剪報



原始佛教會 為緬甸孤兒募款

圖與文

記者劉偉

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新澤西信眾上周末在愛迪生金門超市開展「一元助貧、利人利己」，慈悲救濟緬甸孤童的活動。有不少華人民眾慷慨解囊，支持慈善活動。

據參加的義工表示，該會是由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ipassana) 在信眾支持下，長期關懷幫助緬甸孤兒，創建中華、馬來西亞和美國的原始佛教會，並成立公益的慈善組織「扶助孤兒」，多年持續關懷、救助緬甸孤兒。緬甸是佛教國家，人口 89% 是佛教徒。由於國家封閉，人民貧窮，尤其鄉村兒童許多處於缺乏教育和飢餓狀態，需要有心人救助。



紐約 Manhattan Chinatown，展開首次「一元濟苦」救濟緬甸孤童的募款活動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 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Ven. Bhikkhu Aticca

(1)台灣教區(Taiwan)

http://www.arahant.org
E-mail: arahant.tws@gmail.com

◆ 台北 中道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886-(02) 2892-1038
傳真：886-(02) 2896-2303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886-(04) 2320-2288

(2)美國教區(U.S.A.)

http://www.arahant-usa.org
E-mail: arahant.usa@gmail.com

◆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31st Ave. Flushing, NY
11355 Cell: 718-666-9540
Tel: 718-445-2562
Fax: 718-445-2562

◆ 加州聖荷西 中道禪林

O.B.S.A.-San Jose
1879 Lundy Avenue, Suite 229, San
Jose, CA 95131 Tel: (408) 922-0565

(3)馬來西亞教區(Malaysia)

http://www.arahant-mas.org
E-mail: arahant.mas@gmail.com

◆ 吉隆坡 中道禪林

O.B.S.M.-Kuala Lumpur
28, Jalan 16/5, Section 16,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79317527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 馬六甲 中道禪林

O.B.S.M.-Malacca
No 30, Jalan Kota Laksamana, Taman
Kota Laksamana, 75200 Melaka, Malaysia

◆ 新山 中道禪林

O.B.S.M.-Johor Bahru
No 20, Jalan Undan 6, Taman Perling,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email: pucchati@gmail.com Tel: (02) 2892-2505

響應環保，減少紙張，請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或自行上網下載。

*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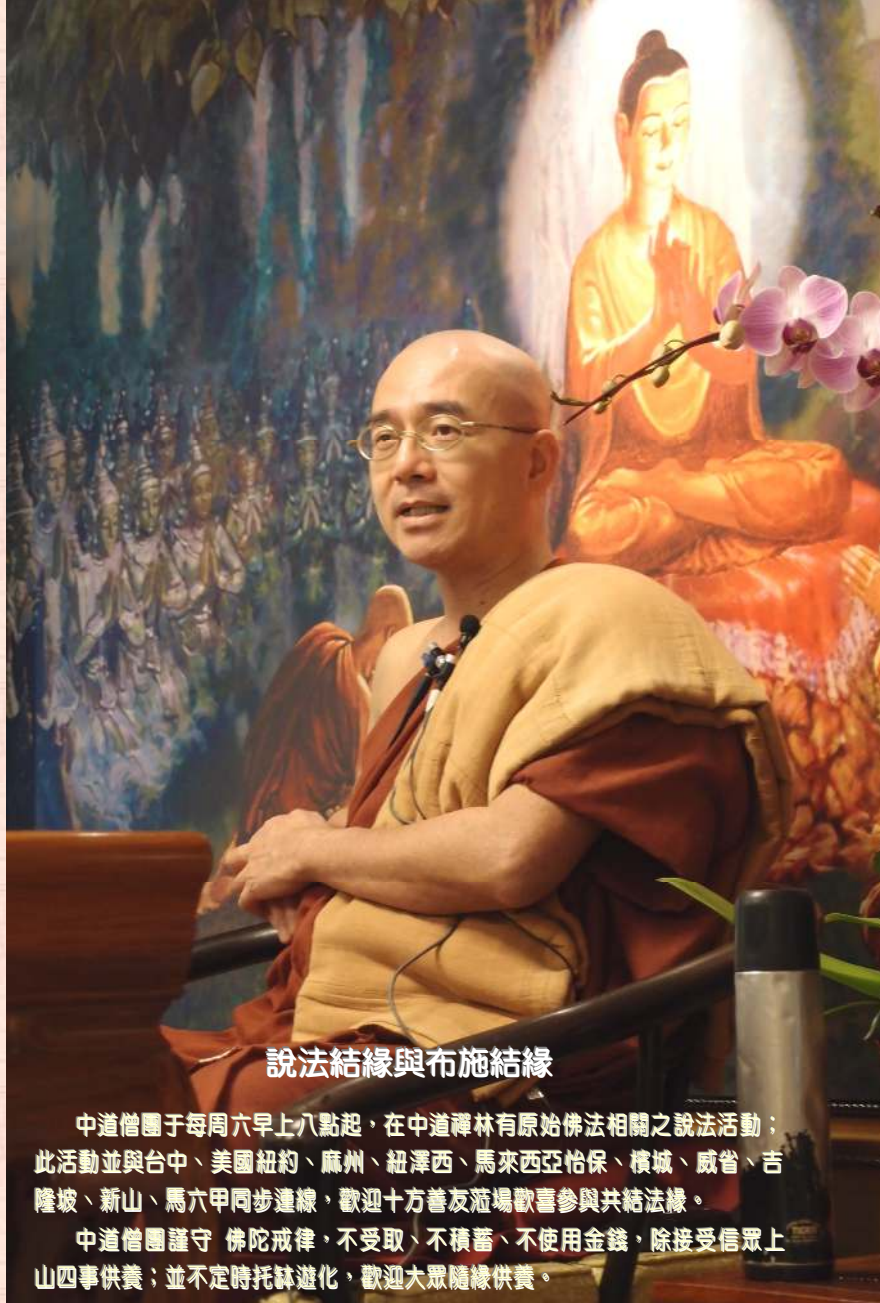
* 美國護持帳戶：

1. O.B.S.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 202-124475-101

*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說法結緣與布施結緣

中道僧團於每周六早上八點起，在中道禪林有原始佛法相關之說法活動；
此活動並與台中、美國紐約、麻州、紐澤西、馬來西亞怡保、檳城、威省、吉
隆坡、新山、馬六甲同步連線，歡迎十方善友蒞場歡喜參與共結法緣。

中道僧團謹守 佛陀戒律，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除接受信眾上
山四事供養；並不定時托鉢遊化，歡迎大眾隨緣供養。



開顯法眼 正向菩提

中道僧團 主辦 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2012 年初台灣弘法活動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 2896-2303 洽詢專線：(02) 2892-2505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活動場所
1月17日~2月21日	19:30-21:30 (週二)	《都會宣法系列》 台北	1. 真實法的再現 2. 一乘菩提道 3. 因緣法的古老原說 4. 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及三藐 三菩提的修證法	台北-民有里禮堂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 樓禮堂
1月20日報到 1月21日~1月30日	19:00-21:00 (120 報到) 1月30日下午 16:30 離營	《中道十日禪》	初階、進階、內覺禪 (詳細內容請見 p.31)	台北 中道禪林
1月21日~1月23日	04:30-21:30	《初階三日禪》	止觀正見、 安那般那念、止禪修證	台北 中道禪林
1月24日~1月26日	04:30-21:30	《進階三日禪》	禪觀正見、息障禪法	台北 中道禪林
2月4、5日	09:00-16:30 (週六、日)	《都會二日禪》	佛陀的修證次第 (詳細內容請見 p.58)	台大校友會館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3 樓
2月11日、3月3日	09:00-16:30 (週六)	《都會宣法系列》 高雄	1. 隱沒二千二百多年的中道禪法 2. 一乘菩提道次第	高雄市 十方方法界慈善事業基金會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247 號 3 樓
2月12日 3月4日	09:00-16:30 (週日)	《都會宣法系列》 台中	見法即見佛 (2月12日) 1. 如何見法? 2. 如何正覺、見佛? 原始佛教的教乘 (3月4日) 1. 轉凡成聖 2. 一乘菩提道	台中 中道禪林